

册后元龜

巡按福建監祭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貢舉部 十三

清正 謬濫

清正

古者有興賢之書比其德行道藝而獻之於王王再拜而受乃知詳選之道不其重與洎乎奔競斯作登顯多濫乃有疾時態之流宕考才能於端實稽以經

術抑其浮華權要之地請托不行當宁賞嘆縉紳稱尚爲國選士斯無媿焉故史稱得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良有謂矣

唐王師旦爲考功員外郎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理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第等太宗恠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性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效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爲名言後並如其言

韓休爲起居舍人奉制考制舉人策執心公正取捨平允不爲豪右所奪遷給事中

韋陟爲禮部侍郎好接後輩尤鑒於文雖詞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文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覆片善無遺美聲盈路

席豫爲考功員外郎典舉得士爲時所稱

潘炎爲禮部侍郎器術次公弱冠舉進士炎目爲國士擢居上第
常袞代宗大曆中爲禮部侍郎時宮中劉忠翼權傾

內外涇原節度馬璘又累著功勳恩寵莫二各有親戚貢舉及兩館生袞皆執理不與人皆畏之

陸贄德宗時爲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與元翰推薦藝士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

高郢貞元末爲禮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馳聲名每歲各州府薦送後唯追奉讌集罕理其業郢性專尤疾其風既領職拒絕請托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志在經藝專考程試凡三歲掌貢士進幽獨

批聲華浮濫之風翕然一變

權德輿貞元十七年爲中書舍人以本官知禮部貢舉來年真拜侍郎凡三歲掌貢士至今號爲得人

肅貫之爲右補闕憲宗元和元年與中書舍人張弘靖考制策第其名者十八人其後多以文稱遷爲吏部員外郎三年策賢良之士又與戶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李益同爲考策官貫之奏居上第者三人是三人言實指切時病不顧忌諱雖同考策者皆難其詞直貫之獨署其奏遂出爲果州刺史道黜巴州刺史及爲禮部侍郎凡二年所選士

人大抵抑浮華先行實由是趨競者稍息

許孟容爲兵部侍郎權知禮部貢舉頗抑浮華

衛次公爲中書舍人元和二年權知禮部貢舉斥浮

華進貞實不爲時力所撻

鄭澣遷禮部侍郎選拔秀士時號得人

王起武宗會昌中正拜左僕射復知貢舉起前後四

典貢部皆選當代詞藝之士有名於時人皆賞其精

鑒徇公也

崔郾爲禮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掌貢士平心

閱試賞拔藝能所擢者無非名士至大中咸通代爲

輔相名卿者十數

崔瑾爲尚書郎知制誥懿宗咸通中知貢舉選拔頗

爲得人尋拜禮部侍郎

周和凝仕後唐爲翰林學士知貢舉貢院舊例放榜

之日設棘於門及閉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徹

棘啟門是日寂無喧者所放多才名之士時議以爲

得人明宗益加器重

王延後唐清泰和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有崔頌者

協之子也授偃師簿其卑屑棄去數年應進士延將

入貢院見舊相吏部尚書盧文紀文紀素與協不睦

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於時所以老夫去冬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然此一途取事者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泗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泗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徵泗之顛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唾曰八米之言爲崔頌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頌登甲科其仁而狗公皆此類也

張昭初仕晉爲左丞少帝開運三年命知貢舉來歲屬契丹犯闕而諸侯受賂請託甚峻昭未嘗搖動但務公平時皆服其鎮靜得鉅儒之體

謬濫

舉不失德則曰能焉稱匪其人誠爲濫矣况夫論辦多士總覈群材爲治亂之本源實邦國之大計固宜責以名實審其否臧揚于王庭庶以好爵其有知識非遠采擇不明心志旣紛藝文莫辨附回天之勢采畫地之名棄實務華雜良以楛物議非允官謗是興先茅之賞莫承籍橐之愆用及其或制度乖正仕進遠方旣啟幸端亦附于此

後漢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議改察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史試章奏如有顏回子

奇之類不拘年齒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

晉惠帝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僭位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部縣二千石令長赤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為孝廉縣綱紀為廉吏

四月帝既復祚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時河東猗氏人王接舉秀才接以為恨元年初制揚州歲舉二人諸州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

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

既經畧粗定乃詔試經有

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

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

至京師者皆以疾辭
南齊太祖東昏侯時因襲宋代限年之制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曹籍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寢以成俗

唐玄宗開元八年考功員外郎李納以舉人不實貶沁州司馬時北軍勳臣葛福順有子舉明經帝聞之故試其子牆面不知所對由是坐貶

德宗貞元五年禮部侍郎劉太真貶信州刺史太真

性怯懦詭隨其掌貢舉宰臣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
之又嘗叙陳少遊勲績擬之桓文大招物議因有斯
貶

十一年禮部侍郎呂渭知貢舉結附戶部侍郎判度
支裴延齡延齡之子操舉進士文詞非工渭擢之登
第爲正人啖鄙渭連知三舉後因入閣遺失請託文
記遂出爲潭州刺史

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是年禮部侍郎李建知
貢舉進取信非其人又惑於請託故其年不爲得士
竟以人情不洽遽改爲刑部侍郎

長慶元年勅今年禮部侍郎錢徽下進士鄭郎等一
十四人宜令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曰居
易等重試覆落十人三月丁未詔曰國家設文學之
科本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
徒扇爲朋黨謂之關節干擾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
定承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朗等昨令重試乃求深僻
題目責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
正經闕其程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詞律鄙淺蕪類
可知其孔溫業等三人粗通可與及第其餘落下今
後禮部舉人宜准開元二十五年勅及第人所試雜

文并策先送中書門下詳覆貶錢徽江州刺史
武宗會昌五年諫議大夫陳商權知貢舉放及第二
十七人三月勅戶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重試覆
落七人

宣宗大中九年吏部試宏辭舉人漏洩題目爲御史
臺所劾侍郎裴諗改國子祭酒郎中周敬復罰兩月
俸料考試官刑部郎中唐扶出爲虔州刺史監察御
史馮顥罰一月俸料其登科人並落下

十四年中書舍人裴坦知貢舉奏放進士三十人考
試官庫部員外郎崔芻言放宏詞登科一人時舉子

尤盛進士過千人然中第者皆衣冠士子是歲有鄭
義則故戶部尚書瀚之孫裴弘故相休之子魏當故
相扶之子令狐滂故相絢之子餘不能遍舉皆以門
閥取之惟陳河一人孤平負藝第於榜末諫議大夫
崔瑄上疏曰伏見新及第進士令狐滂是河中節度
使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令狐絢男舊名壽
改名滂竊聞項年暫曾罷舉自父當重位而權在一
門求請者詭黨風趨妄動者邪朋雲集每歲春闈登
第在朝清列除官事望雖出於絢取捨悉由於滂喧
然如市傍若無人威振寰中勢傾天下及絢去年罷

相出鎮其曰令狐滈於禮部納卷伏以舉人文卷皆
湏十月已前送納豈可父身尚居樞務男私挾其解
名干撓主司侮美文法若宰相子弟總合應舉即不
合繼絕數年如宰相子弟不合應舉即何預有文解
公然輕易隱蔽聖聰將陛下朝廷爲絢瀉家事伏恐
奸欺得路孤直杜門非唯取笑士流抑亦大傷風教
伏請下御史臺子細推勘納卷及取解月日聞奏臣
職當諫署分合上聞疏留中不出

梁太祖開平三年五月勅禮部所放進士薛鈞是左
司侍郎薛延珪男方持省轄固合避嫌其薛鈞宜令
所司落下

乾化中翰林學士鄭珪連知貢學鄴中人聶嶼與鄉
人趙都俱隨鄉薦都納賄於珪人報翌日登第嶼聞
不捷訴來人以嚇之珪懼亦佯成名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勅今年新及第進士符蒙
正等宜令翰林學士承旨盧質就本院覆試仍令學
士使楊彥珩監試其月勅禮部所放進士符蒙正等
四人旣懽羣情實干浮議近令覆試俾塞與言及再
覽符蒙正疵成僚等程試詩賦果有疵瑕若便去留
慮乖激勸儻無升降即昧甄明况王徹體物可嘉屬

辭甚妙桑維翰苦無庇繆稍有功夫其王徽升爲第一桑維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禮部侍郎裴皞放

明宗天成四年中書舍人知貢舉盧詹進納春關狀內漏失五經四人姓名罰一月俸
晉高祖天福三年崔稅權知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行醜而才薄宰相桑維翰素知其爲人深惡之及稅將鑲院禮辭於維翰維翰性語簡止謂稅曰孔英來也蓋慮稅悞放英故言其姓名以扼之也稅性純直不復稟覆因默記之時英又自稱是宣尼之後每凌

轅於方場稅不得已遂放英登第勝出人皆誼笑維翰聞之舉手自抑其口者數四蓋悔言也

周世宗顯德二年禮部侍郎劉溫叟知貢舉三月壬辰勅尚書禮部貢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李單嚴說何儼武允成王汾閻丘舜卿楊徽之任惟吉趙隣幾周度張慎微王翥焉文劉選程浩李震等一十六人所試詩賦文論策等國家設貢舉之司求英俊之士務詢文行方中科名比聞近年已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歲所放舉人試令看驗果見紕繆須至去留其李單何暉楊徽之趙隣

幾等四人宜放令及第其嚴說武允成王汾閻丘舜卿任惟吉周度張慎微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震等一十二人藝學未精並宜勾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溫叟失於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合行譴謫尚可見恕特與矜容溫叟放罪其將來貢舉公事仍令所司別具條種聞奏

四年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庖蒙試進策入鄉貢進士段宏等內段宏賜同三傳出身先是詣匭言事者甚衆命蒙以時務策試之蒙選中者四人帝覽之命樞密副使王朴覆試唯留宏一人而已蒙由是坐奪俸

一月

五年右諫議大夫劉濤知貢舉三月詔曰比者以近年貢舉頗是因循頻詔有司精加試練所與去留無濫優劣昭然昨據貢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等所試文字或有否臧爰命詞臣再令考覈庶涇渭之不雜免玉石之相參其劉垣單貽慶李頌祭緯張觀等詩賦稍優宜放及第王汾據其文詞亦未精當念以瀕魯剝落特與成名熊若谷陳保衡皆是遠人深可嗟念亦放及第郭峻趙保雍楊丹安玄度張昉董咸則杜思道等未甚苦辛並從退落更修進以俟將來濤

選士不當有失用心可責授右贊善大夫俾省過以戒當官先是濤於東京放榜後率其新令及第進士劉垣已下一十五人來赴行在具以其所試詩賦進呈帝覽之以其詞多紕繆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故有是命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總序

周官小行人之職掌使適四方達天下之六節又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凡其使也必以旌節使於四夷則為之介故聘禮有使者上介次介之名春秋戰國雖或兵交而使在其間矣自周及秦嘗以歲八月

遣輜軒之使採異代方言又其事也漢制奉敵書使者乘馳傳則使者之稱其來舊矣武帝遣中郎將建節往諭巴蜀乃副使者馳四乘之傳又遣謁者及博士大夫諫官御史廷尉夫僕丞相掾等分行按察故有直指使者及八使美俗清詔之名繇漢而下靡嘗厥官委寄之殊泐襲不一蓋因時而建置非著令於悠久等威制度隨委任之輕重僚屬吏員稱職務之大小唐室以降踵事增名則有巡察黜陟採訪處置按察宣勞之類分道而往領命尤重大率以交聘敵國通接殊鄰勞來遠方安輯新附慰撫兵役分給賑

賜採風俗之厚薄詢民事之勞逸究吏治之能否察獄訟之寃正搜訪遺滯刺舉姦濫或購求墜簡或奉行寵典于以宣暢皇風敦諭詔旨廣天聽而斯遠俾物情之無擁若乃智略宏遠機用周敏洽聞英藻清節慎行揖讓而中節往復而合指引薦良士糾劾非法感慨而自請罔憚修塗縱橫而有辭用能專對乘便見機而必果處危握節而靡渝績効著聞望實昭顯增原隰而有擢被獎飾以攸宜允謂使乎斯可尚已乃至縻居他境邂逅物故契闊奄忽人所共歎其有乖違上意邁受深耻專已而無簡黜貨而弗厭有

損國威乃罹邦憲是故歷代遣使誠難其人必簡帝心以將明命者爾凡奉使部二十七門

達王命

宣國威

達王命

夫使乎之為善者在乎宣王靈達君命奉辭而無辱稱指而獲考焉故周官之紀六節重行人之職小雅之歌四牡榮使臣之選繇漢而下乃有循行郡國以布德音馳驅絕域以論和好之亂邦之內有若平居抵逆城之下曾不介馬其智勇見于辭氣其忠信通于神明故能使倔強思柔姦雄易慮安反側之俗革

携離之心紓患以解紛懷荒而振遠自非辯可以專對智足以經物挺不奪之志達應變之略又安能掉三寸之舌履不測之險而舉無所憚克成其績哉

漢嚴助為中大夫會閩越攻東甌武帝出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之是時漢兵遂出踰領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降帝嘉淮南之意迺令助諭淮南王曰

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閩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燭 焯也重以不德是以

比年凶菑害衆菑 古災字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

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攘 謂相侵奪也使邊騷然不安朕

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惟息也慮計也明太平以弼朕失稱

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

藐武卓切遠也言不可及也嘉王之意靡有所終靡無也終極也使中大

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

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

遽不與王同其計薄迫也遽速也朝有闕政遺王之憂言朝政有

闕乃使王有憂也遺猶與也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

重出也重難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聞也

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操執持也以制海內之命危者

望安亂者仰治脂仰而望今閩越王狼戾不仁狼戾狼性貪戾

此言狼戾者胃貪而戾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

數舉兵侵凌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疆陰計奇策入

燔尋陽樓船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勾踐

之迹先是越王勾踐稱霸中國今越王欲慕之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

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

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

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惑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

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

卒乎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有戰鬪故云不伐也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

威武陽聲鄉音屯魯上未會言兵未盡集天誘其衷閩王

丹房元覽 奉使部

四

隕命輒遣使者罷屯 母後農時令及農時不待後也南越王甚

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華改也

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謂朝服也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

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

於治南山名也今名東治屬會稽士卒罷倦罷讀日疲三王之衆相與

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

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

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

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

也事效見前見顯也前謂目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

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

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所不聞先未聞者

今得聞也誠不勝厚幸

張騫為郎應募使月氏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與堂邑氏奴其

父堂邑姓也漢入其奴名其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俱出隴

西經匈奴道由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

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

十餘歲子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

與其屬亡鄉月氏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日嚮西走數十日走謂奔走

也不指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

册序元載 奉使部 五

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

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

遣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道譯抵

康居抵至也康居傳至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

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居之以大夏為臣地肥為之作君也

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下遠音干

萬切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要一遙切衣要也領

衣領也凡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留歲餘還

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

並南山欲從羌中歸並音步浪切復為匈奴所得歲餘單

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

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

後漢來歙光武時為大中大夫建武五年持節送馬

援奉璽書於隗囂囂遣子恂時入侍

趙岐為太僕獻帝西都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

慰天下以岐為副日磾行至雒陽表別遣岐宣揚國

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

時袁紹及魏太祖與公孫瓚爭冀州聞岐至皆自將

兵數百里奉迎岐浮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

又移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

會雒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

會雒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

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雒陽先遣
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離唯有
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
差全岐雖迫太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
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
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荊州督
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雒陽修助宮室軍資委輸
前後不絕

蜀費詩捷爲人爲益州前部司馬先主爲漢中王遣
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羽怒曰大

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
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
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
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嘗與
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
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
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
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陳蕭乾爲給事黃門侍郎永定初熊曇朗在豫章周
廸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晉共相連結閩

中豪帥往往立砦以保高祖甚患之乃令乾往使諭以逆順并觀虛實將發高祖謂乾曰建晉恃險好爲姦宄方今天下初定難便出兵昔陸賈南征趙他歸順隨何奉使黠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况鄉坐鎮雅俗才高昔賢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曉以逆順所在渠帥並率部衆開壁欵附

後魏崔願太武時爲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爲南秦王奉使數返光揚朝命帝善之及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督諸軍取平上却使願齎詔於丕前喻難當奉詔

李順太武時爲太常策拜涼州沮渠蒙遜爲太傅涼王使還未幾拜四部尚書延和初使涼州沮渠蒙遜遣中兵較尉楊定歸白順曰年衰多疾舊患發動腰脚不隨不堪拜伏三五日消息小差相見順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祇執臣禮別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上使也蒙遜翌日延順入至庭中而蒙遜箕坐隱几無起動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今則覆亡之不恤敢凌侮天地魂神逝矣何用見之將握節而出蒙遜使歸追順於庭曰太常旣雅恕褻疾傳云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

太嘗曰爾拜爾跪而不抵命斯乃小臣之罪矣順答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奉遵臣節降而拜受今君雖功高勳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如便偃蹇自取此乃速禍之道非圖久安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何及哉蒙遜曰太嘗視之以古烈懼之以天威敢不翹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

鹿念孝莊帝時爲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梁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曰欲歸欵綜時爲梁武愛子衆議咸謂不然或募人入報驗其虛實念遂

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雋胡龍牙並搃疆兵內外嚴固愈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念答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我爲臨淮王所使湏有交易兵潤遂先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念被執語景雋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歸城元略魏中山王畧也將驗虛實宜遣左右爲元畧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乃令人許畧身在一深室詭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武追還綜又遣腹心梁話迎愈密語意

狀令善酬答引愈入城詣龍牙所時日已暮龍牙列
仗舉火引愈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鄉又曰安
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愈曰彭城魏
之東鄙勢在必爭得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
鄉言復詣景雋住在停念在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
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姜桃來與愈語曰君年已長
宿又充今使良有所達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
梁主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今歲星在斗斗吳之分
野君何爲不歸梁國我令君富貴愈荅曰君徒知其
一未知其二法僧者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
於季孫也今月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剋之
君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乃
引入見景雋曰元中山雖曰相喚不懼而來何也荅
曰昔楚伐吳吳遣麇繇勞師今者此行不

荅曰游歷多年與卿

先經相識仍叙緣繇景雋便記引愈同坐謂愈曰卿
不爲刺客也荅曰今者爲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
更卜後圖爲設飯食雜果愈強飲多食向敵數人微
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士哉乃引向元畧所一人引
入戶內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愈曰中山有

教與君相聞念遂起立使人謂念曰君但坐念曰家國王子豈有坐聽教命使人曰頓首君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聞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念曰且奉音旨冒嶮祗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而退漢史天曉綜軍主范勗景雋司馬楊驃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念云秦隴旣平三分靜晏今有高車白眼羗蜀五十萬齊王孝陳留崔延伯李叔仁等分爲三道徑趣江西安樂王鑿李神領冀相齊濟青光羽林十萬直向瑯邪南出諸人相謂曰詎非華辭也念曰可驗崇朝何華之有日晏令還景雋送念上戲馬臺北望城壘曰此河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語二王廻師改計念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以仁何論險害還尋於路與梁話誓盟契約旣固未旬綜果降

後周楊薦爲太祖帳內都督帝遣僕射趙善使蠕蠕請婚善至夏州聞蠕蠕主於東魏欲執使者善懼乃還帝乃使薦往賜黃金十斤雜綵三百疋薦至蠕蠕責其背惠食言并論結婚之旨蠕蠕感悟乃遣使隨薦報命焉

庫狄峙爲侍中時蠕蠕滅後突厥強盛雖與太祖通

好而外連齊氏帝又令時銜命諭之突厥感悟即執齊使歸諸京師

隋柳裘爲內史大夫時尉遲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尤豫高祖令裘往諭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

蘇威爲納言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爲邊患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卽遣使獻方物以勤勞進大位將軍

閻毗爲殿內丞征遼之役毗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衆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所乘馬中流矢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

唐溫造河內人德宗建中中爲彭門張建封所禮時李希烈用兵四劫多所陷沒天下城鎮恃兵者皆欲動搖或自立帥請節德宗患之以范陽劉濟方推忠誠但不能盡達朝廷倚賴之意乃密詔建封選賢德有識之士往諭之建封乃強署造節度參謀使于幽州造與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濟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聖大臣忠盡願得率先諸侯效以死節造還建封以其名上聞乃馳驛入奏

孔巢父建中末爲給事中兼御史大夫魏博宣慰使

巢父博辯多智對田悅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士衆愧悚喜抃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及就宴悅酒酣自矜其騎射之藝拳勇之畧因曰若蒙見用無不摧巢父謂之曰若如公是言而不早歸國者但爲一奸賊耳悅曰爲賊旣曰奸賊爲臣當作功臣巢父曰國方有虞待子而息悅起謝焉

韓愈憲宗元和末爲兵部侍郎會鎮州亂戕其帥田弘正立裨將王廷湊知節度事朝廷因而命之詔愈往宣撫愈至則諭以逆順利害之理廷湊乃粗識朝旨出牛元翼於重圍及還以其功轉吏部侍郎

胡証爲金吾大將軍穆宗長慶二年送太和公主入蕃去迴鶻牙帳尚可汗信宿可汗遣數百騎來請與公主先從他道去証曰不可虜使曰前咸安主來時去花門數百里即先去今何獨拒我証曰我奉天子詔送公主以授可汗今未見可汗豈宜先往虜使乃止

梁劉捍初爲太祖副典客兼御史大夫唐光化三年六月太祖北伐鎮定至嘗山而王鎔色攝送欵於太祖命捍入壁門傳諭時兩軍未憖守門者戈戟千匝捍馳騎而入竟達其命移師次中山至懷德驛大被

定人五萬衆王處直乞降捍復單馬入州安撫而廻
李振爲太祖從事太祖兼領鄆州署天平軍節度副
使湖南馬殷爲朗州雷蒲所迫振奉命馳往和解殷
蒲皆稟命

晉楊彥詢爲邾州節度使時鎮州安重榮有不臣之
狀彥詢憂其窺伺會車駕幸鄴表求入覲高祖慮契
丹怒安重榮之殺行人也移兵犯境復命彥詢使焉
臣欽若等曰彥詢爲宣徽使
時曾使契丹至是復命之仍恐重榮要之繇滄州
路以入蕃戎王果怒重榮彥詢具言非高祖本意盖
如人家惡子無如之何尋聞重榮犯闕乃放還

宣國威

夫膺皇華之選以給傳遽之役而能揚君之美延譽
於四方宣國之威折衝於萬里斯可謂不辱命而獲
考矣出漢而下乃有奉辭絕域致使鄰壤或招諭亡
叛或鎮撫危疑震耀於皇靈開示乎大信宣布恩德
激昂辭氣臨大節而無撓抗雄辨而有章繇是殊俗
之長稱臣以奉約恃險之國遣子而入侍還俘掠於
邊侯歸職貢於宰旅厥角聽命改容率禮革其驕驕
之心窒夫禍亂之隙自非懷應變之明畧挺匪躬之
雅操蹈難無苟免之志遇事圖戡濟之績者亦惡能

有所立哉

漢陸賈高帝時使南越尉佗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

曹參韓信賢與如也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

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誅疆楚為天下興利除

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之人以億計地

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繇一

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

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

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

不若漢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迺大說賈說謂愛悅之留與飲數月

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間所不聞賜賈橐

中裝直千金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也

它送亦千金非橐中物故曰它送也它猶餘也賈卒拜佗為南越王

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

傳介子北地義渠人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

嘗殺漢使者龜茲音丘茲至昭帝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

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

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使過

至諸國何為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屬近也近始過去

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

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

茲龜 茲言

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

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

子為中郎遷平樂監

後漢來歙為大中大夫時光武方以隴蜀為憂獨謂

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

子陽公 孫述子

道里阻遠諸將

方務關東思西州畧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自請

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

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

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光武然之建武三

年歙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

既還復往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以破滅

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為中郎將

班超明帝永平中為奉車都尉竇固假司馬使鄯善

斬匈奴使還奉於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

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

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

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

多益為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

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

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

駟馬

駟一作騾
馬淺黑色

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

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亟自來取馬有頃巫至

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

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

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梁諷和帝永元元年為車騎將軍竇憲軍司馬憲出

征匈奴令諷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

者萬餘人

魏招安平觀津人初事袁紹為督軍從事兼領烏丸

突騎後歸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為從事太祖將討表

譚而柳域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

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

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

峭王峭王大會群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

受天子之命假為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

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為正招荅曰

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

之言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

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

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疆者為右曹操獨何得為

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
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
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
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從跣抱招以救請忠
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
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
太祖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

南齊蕭惠基初仕宋爲撫軍車騎主簿泰始初兄益
州刺史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奉使至蜀宣旨開降
而益州士反引氏賊圍州城惠基於外宣示朝廷威
賞於是氏人邵虎郝天錫等斬賊帥馬興懷以降

後魏燕鳳初爲道武代王左長史參國事嘗使前秦
苻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也對曰寬和仁愛經畧
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
剛甲利器敵弱則進敵疆則退安得兼并也鳳曰北
人悍勇上馬持三杖驅使若飛主人雄雋率服北土
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糧輜重樵爨自若輕行速捷
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嘗勝堅曰彼
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百萬匹堅
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從東山西

河二百餘里北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
畧爲蒲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堅厚贈之

李順大武時爲四部尚書使於北涼沮渠蒙遜蒙遜
將不拜順責之乃下拜及禮畢蒙遜曰夫恃德者昌
恃力者亡朝廷頃來征伐屢克境宇已博但當修理
此民亦足與治然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
祖廓定洪基造有區夏太宗承統王業惟新自聖上
臨御志寧四海是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滅赫連於
三秦走蠕蠕於漠北闢土開邊隸首不紀僵屍截馘
所在成觀首除暴霍安黎庶威震八荒聲被九域自

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爾日之盛是以遐方荒俗之
氓莫不翹足抗手歛衽屈膝天兵四臨昭德罰罪何
云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南蠻則北狄怨討西戎
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誠如來言則涼土
之民亦願魏帝遠至何爲復遽驛告警不舍晝夜意
君之所言殆爲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
扈遑后啟而從逆主咸懾逼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自
古而然豈獨涼民也哉

公孫軌爲大鴻臚持節拜氏王楊玄爲南秦王軌及
境玄不郊迎軌數玄曰昔尉佗跨據及陸賈至匍匐

奉順故能垂名竹帛今君王無肅恭之禮非蕃臣也
玄使其屬趙客子對曰夫以六合爲家孰非王庭是
以敢請入國然後受謁軌答曰大夫入境尚有郊勞
而况王命者乎請奉策以還玄懼詣郊受命軌使還
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

封軌孝文大和中爲儀曹郎中使高麗高麗王雲恃
其徧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諭以大義雲乃
北面受詔先是契丹虜掠邊民六十餘口又爲高麗
擁掠東歸軌具聞其狀移書徵之雲悉資給遣還
北齊斛律羨舉爲夏州刺史高祖欲招懷遠夷令羨
舉使於阿至羅宣揚威德前後稱旨甚被嘉賞

隋虞慶則爲尚書僕射時突厥之種沙鉢略遣使詣
闕高祖遣慶則與長孫晟報書沙鉢略陳兵列其寶
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來不向人
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豹狼
性過與爭將入時長孫晟說諭之沙鉢略辭屈乃頓
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旣而大慙其群下因相聚慟
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謂臣報曰
隋國稱臣猶此稱奴耳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
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長孫晟開皇四年為奉車都督副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使突厥攝圖賜宇文公主姓為楊氏千金公主

後周趙王昭女自請改姓乞為帝女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

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

違意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無

禮不敬婦公乎攝圖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

從之耳於是乃拜詔書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大業

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抵

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諭旨稱述帝意染

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雷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

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

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哭之曰

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

街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

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解力

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

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

人及諸部爭倣効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

達子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

晟策乃益嘉焉

崔君肅爲司朝謁者大業初處羅可汗爲鐵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燉煌引致西域聞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君肅齎書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居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爲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啟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啟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關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爲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乞加恩禮同於啟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爲誑天子必當所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藩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柰何惜兩拜之禮勦慈母之命恡一句稱臣喪匈奴之國也處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啟民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疆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湏深結

於天子自表至誠旣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啟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啟民啟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絕吐谷渾亦日憾漢故職貢不修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

唐鮮于叔明肅宗乾元中爲司勳員外郎副漢中王瑀使迴紇迴紇接禮稍倨叔明離位責之曰大國通好賢王奉使可汗大唐子壻豈可恃微功而傲乎唐法則不然可汗改容加敬復命遷司門郎中

韋倫德宗建中初爲太嘗少卿使吐蕃初宣諭皇恩次述國家威德遠振蕃人悅之贊普大獻琛賁等倫迴遷太嘗卿

溫造穆宗長慶元年授京兆府司錄穆宗開延英召對詔曰幽州用舊事不變藉卿爲我行焉對曰臣府縣吏非宜行恐四方狹朝廷爲無人帝曰我在東宮時聞劉總請覲及我卽位比年上書不絕及訪行期卽瘖默不報卿往諭我意是日賜緋魚袋克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初至范陽劉總具橐鞬立於外郊造

入宣聖旨示以禍福總喘伏流汗若兵在頸矣及造歸奏不數日總全家出幽州拜殿中侍御史

後唐李嚴爲客省使同光初僞蜀王衍使人致書其詞甚抗莊宗遣報聘且市中官中珍玩蜀人皆禁而不予衍冲弱無識軍國之事外則仗王宗弼內委宋光嗣景潤澄及嚴至光嗣等曲宴府第因問近事嚴曰吾皇即位鄴宮之歲夏取汝陽冬誅汴襲宋氏兵號三十萬謀臣猛將解甲倒戈西盡其涼東漸渤海南踰閩湖北極幽陵牧伯侯王稱藩不暇家財入貢府實上供吳王有唐舊臣岐王先朝元老皆遣子入侍述職稱臣湖湘荆楚杭越甌閩異貨奇珍府無虛胃也月諒繇以德懷來以威欵伏順則溷之以恩澤迷則問之以干戈四海車書大同非晚宋光嗣曰荆楚則僕所未知唯岐下宋公我之姻好洞見其心反覆多端專欲踞人於鑪炭大國不足信也似聞契丹之族近日強盛大國得無備乎嚴曰公以爲虜之勝負孰若僞梁曰比梁爲劣嚴曰吾皇之視比虜如蚤虱耳以其爲患不足把搔况良將勁兵布列天下彼不勞一郡之兵一較之力則懸首橐街盡爲奴虜但以天生四夷終非大患不欲窮兵黷武故也光嗣聞

嚴辨對畏而奇之 嚴奉使於蜀及與王衍相見陳使者之禮因於笏記中具述莊宗與復之功其警句云纔過泣水縛王彥章於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真於樓上嚴復聲韻清亮蜀人聽之愕然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二

稱旨

仲尼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蓋夫有專對之才加之以敏應機罔滯遇事立斷足以成務始可與權然後出疆則有華復命則有勞斯古人以為使乎之難者矣至于馳一介之行李合二國之懽心俾

隣境益恭獷俗向化得紆難之畧啟和戎之利乃有
 奉將清詔循行庶邦宣慰有方便宜從事巡察風俗
 舉劾貪猾以應對而知賞繇懷輯而見稱以至跋扈
 之人能令其順命疑貳之俗終俾其歸心斯皆使者
 之任也是故明君之使臣也以事而不制以辭故能
 俾其成命而獲考者也

漢隨何為謁者時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謂左右
 曰彼等皆無足與計天下事者何進曰不審陛下所
 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向楚

淮南英布也

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何曰臣請為使之乃與二十
 人俱至淮南布聞行與何俱歸漢

陸賈初以客從高祖時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
 賈賜佗印為南越王佗大說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
 大說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陳平乃言賈往
 使尉佗去黃屋稱制

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者

今比諸侯皆如意指
 嚴助為中大夫時閩越圍東甌告急武帝曰吾新即
 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
 稽守欲距法不為發

以法距為無符驗也助迺斬一司馬諭意

指以天子意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

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帝甚悅

司馬相如字長鄉武帝時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

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不成

士卒多物故物故死也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

言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邛者今為邛都縣笮者今為定笮縣聞南夷

與漢通得賞賜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帝問

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易通今夔州開州府等首領姓

冉者皆舊冉種也駹音龍異時嘗通為郡縣矣異時猶言往時也至漢興

而罷通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南夷謂犍為牂牁也西夷謂越

舊益州也帝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

者王然于壺支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張戀切因巴蜀

吏幣物以賂南夷相如使畧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

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

沫水出蜀廣平微若水南至牂牁為微微以木石水

出就牛微外沫音妹斯榆之君等自求去邊關欲靈山通靈山道橋孫水鑿開

與牂牁作微舉也工鈞切道置靈道縣孫水出臺登縣南以通邛笮還報天子

至會無入若水於孫水上作橋

大說說讀日悅蓋寬饒為太中大夫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

意

孔光為博士成帝初奉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意由是知名

陳咸為刺史冀州奉使稱意

平當為博士給事中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

石勞徠有意者言渤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民恣

者鹽官不專也所過見稱即奉使者十一人為最

樓護字君卿齊人也平阿侯王譚舉護方正為諫議

大夫使郡國護假貸言以假物貧人令護監之使還奏事稱意

後漢李恂章帝時為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

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

奏上帝嘉之

雷義以順帝時守灌謁者漢官儀曰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

滿歲稱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

十人

周舉為諫議大夫永和六年詔遣八使巡行風俗舉

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

范滂桓帝時舉孝廉光祿四行光祿舉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為四行也

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

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

知贓污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

第五種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度察災害風俗通曰汝南周勃

辟太尉清詔使荆州冀此言以司徒清詔舉奏刺史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認使也

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弃官奔走者數十人還奉

使稱職

蜀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後

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荆州

乾又與糜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

馬良為侍中時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

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鄧芝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

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

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

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

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

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

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

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

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

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

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

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
 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
 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
 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
 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權
 與亮書曰丁宏揆張

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按光耀明孫權蓋蓋丁宏之言多浮豈

也按音夷念反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

李福字孫德梓潼涪人也為尚書僕射諸葛亮於武
 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詔以國家大計福往具
 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數日忽思未盡其意遂却騎

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

有所不盡更求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

蔣琬字公

琰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

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琬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

費禕字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

旨

費禕為昭信校尉使吳還遷為侍中諸葛亮北住漢
 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至吳

羅憲字令則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美焉

吳是儀為侍中時蜀相諸葛亮卒大帝垂心西州遣

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

晉侯史爲侍中與皇甫陶荀廙持節循省風俗及還

奏事稱旨

宋裴松之爲國子博士文帝元嘉三年誅徐羨之等

分遣大使巡天下松之出使湘州反使奏曰天道以

下濟光明君德以廣運爲極古先哲后因心溥被是

以文思在躬則時雍自洽禮行江漢而美化斯遠故

垂大武之休詠廓造周之盛則伏惟陛下神獻玄通

道契曠代冕旒華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未純慮明

揚之靡暢清問下民哀此鰥寡渙焉大號周爰四達

遠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陬是故率士仰詠重譯

咸悅莫不謳吟踴躍式欽皇風或有扶老携幼稱歡

路左誠繇亭毒旣流故志其自千載一時於是乎在

臣謬蒙銓任忝廁顯列猥以短乏思循八表無以宣

暢聖旨肅明風化黜陟無序搜揚寡聞慙懼屏營不

知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爲牒伏見癸卯詔書禮

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謹依事爲書

以繫之松之甚得奉使之意論者美之

劉劭爲劉道錫揚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

侵道錫遣劭使詣京都太祖引見之酬對稱旨

南齊劉係宗爲寧朔將軍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民伍係宗還武帝曰此役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帖甚快也

陳蕭乾爲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廸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若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卿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款附

毛喜初與宣帝事梁元帝爲尚書勸諭侍郎及江陵陷喜及宣帝俱遷關右世祖即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宣帝反國喜於郢州奉迎又遣喜入關以家屬爲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

蕭弘爲吏部侍郎時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兵甲精練每年深入俚洞又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弘悉諳嶺外物情且遣弘觀靖審其舉措諷令送質弘奉密旨南行外託收督賂物既至番禺靖即悟旨盡遣兄弟下都爲質

後魏崔玄伯道武時爲周兵將軍時詔遣使者巡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令玄伯與宜都公穆觀等案之明元稱其平當

公孫表字玄元初爲慕容冲尚書郎歸朝使江南稱旨

庾岳道武時爲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帝旣絕慕容垂以岳爲大人使詣慕容永永服其詞義

張濟爲散騎侍郎時後秦姚興遣將攻洛陽晉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狀聞道武遣濟爲遵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帝問濟江南

之事濟對曰司馬昌明死于德宗代立所部州鎮迭相攻擊今雖小定君弱臣強全無綱紀臣等既至襄陽佺期間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答四十餘萬佺期曰魏國祓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有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羗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此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治在何城臣答定都平城佺期曰有如許大衆亦何用城爲又曰魏帝爲欲久都平城將復遷乎臣答非所知也佺期間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晉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羗寇狡猾頻侵河雒夙夜憂危今

此寡弱倉庫空竭與君便爲一家義無所諱雒城救
援仰待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其爲羗所乘寧
使魏取等欲分向揚州佯期日蠻賊互起水行甚難
魏之軍馬已據滑臺於此而還從北道東下乃更便
宜且晉之法制有異於魏今都督襄陽委以外事有
欲征討輒使興發然後表聞令朝廷知之而已如其
事勢不舉亦不承臺命帝嘉其詞順乃厚賓其使許
救雒陽後遷謁者僕射報使姚興以累使稱旨
張彛爲散騎嘗侍兼侍中彛善於督察每東西馳使
有所巡簡彛嘗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下畏伏儔

類亦以此高之

古弼明元時爲獵郎使長安稱旨

李順凡使涼州沮渠蒙遜十有二返大武稱其能

高推字仲讓早有名譽大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

簡行人中書博士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嘗侍使

宋南人稱其才辯

元庫汗明於斷決獻文即位拜殿中給事每奉使察
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庫
汗爲刺史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
鄧羨爲黃門侍郎時幽瀛滄冀大水頻經寇難民饑

詔羨蕪尚書假散騎常侍持節諸州隨方賑恤多有
所濟

游肇為散騎侍郎羨侍中為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
罰分明

龔恒山王暉少沉敏頗涉文史宣武即位拜尚書主
客郎巡省風俗還奏事稱旨

陰道方為李神儁所知賞神儁為前將軍荊州刺史
請道方為其府長流參軍神儁曾使道方詣梁雍州

刺史蘇州綱論邊事道方風神沉正為綱所稱
李崇孝明時為使持節羨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

著賞罰之稱

劉騰字子昇彭城人弱冠州辟主簿齊獻武王時奉
使詣闕見莊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騰應對閑敏帝
善之

元孚從出帝入關為司空時蠕蠕主與孚相識先請
見孚然後遣女於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
歡悅奉皇后來歸

北齊宋世良初仕魏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
拉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令悉收瘞
共廿夜甘雨滂沱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

奉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
斛律羨舉爲東夏州刺史時高祖欲招懷遠夷令羨
舉使於阿至羅宣揚威德前後稱旨甚被知賞

張紘爲右光祿大夫使於茹茹以銜命稱旨

李璠庶蕪散騎嘗侍省方大使行還所奏多見納用

後魏趙剛初爲魏閣內都督時賀拔勝獨孤信以孝

武西遷之後並流寓江左至是剛言於魏文帝請遣

而復之乃以剛爲蕪給事黃門侍郎使梁魏興齋移

書與甘六梁州刺史杜懷珪等即與盟歃受移建康仍

遣人隨剛報命是年又詔剛使三荆聽在所便宜行

事使還稱旨進爵武城縣侯除大丞相府帳內都督

復使魏興重申前命尋而梁人禮送賀拔勝獨孤信等

宇文測初仕魏爲司徒右長史李武疑齊神武有

異圖詔測詣太祖言令密爲之備太祖見之甚懼

庫狄峙初爲魏黃門侍郎時與東魏爭衡蠕蠕乘虛

屢爲邊患朝議欲和親乃使峙往峙狀貌魁梧善於

辭令蠕蠕主雅信結重之自是不復爲寇文帝謂峙

曰昔魏絳和戎見稱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

楊擲爲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時東魏遷鄴太祖

欲知其所爲乃遣擲間行詣鄴以觀察之使還稱旨

杜杲爲司倉上士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爲質於梁及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太祖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陳文帝大悅即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之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隣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治小御伯更往分界焉

劉雄爲駕部中大夫兼齊公憲府掾時齊相斛律明月率衆築通闕城以援宜陽先是國家與齊通好約言各保境息民不相侵擾至是憲以齊人失信令雄使於明月責其背約雄辭議辨直齊人憚焉

楊薦孝閔帝初爲御伯大夫使突厥結婚突厥可汗弟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居東面與齊通和說其兄欲背先約計謀已定將以薦等送齊薦知其意乃正色責之詞氣慷慨涕泗橫流可汗慘然良久曰幸無所疑當共平東賊然後發遣我女乃令薦先報命仍請東討以奉使稱旨遷大將軍

竇毅爲大將軍時與齊人爭衡戎車歲動並交結突厥以爲外援在太祖之時突厥已許納女於我齊人亦其言重幣遣使求婚狄固貪憚便欲有侮朝廷乃令楊薦等累使結之往反十餘方復前好至是雖期往逆猶懼改圖以毅地兼勳戚素有威重乃命爲使

及毅之至齊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猶有二志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歸朝議嘉之王慶爲中將軍武帝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渾王悅服遣所親隨慶獻貢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爲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厥突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爲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揚薦爲使是歲遂興入并之役慶乃引突厥騎與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及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厥突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往喻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藩頻歲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勞面表哀况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厥突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

陸逞爲軍司馬武帝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隣好盛選行人詔逞爲使尹公正爲副以報之逞美容止善詞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

隋元暉初仕周爲武伯下大夫時突厥屢爲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齎錦綵十萬使於突厥暉說以利害申國厚禮可汗大悅遣其王隨獻方物武帝之聘突厥后也令暉致禮焉

韋冲字世冲初仕後周從大將軍元定渡江伐陳爲陳人所虜武帝以幣贖而還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使於陳以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西還冲有辭辯奉使稱旨

蘇孝慈仕周爲中侍上士後拜都督聘於齊稱旨長孫晟初仕周爲司衛上士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

於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使者以克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慶送千金公主至於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鷗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鷗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親友巢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

賀若誼初仕周爲直門將軍時茹茹種落携貳齊遣其舍人楊暢結好於茹茹太祖恐其并力爲邊境之患使誼聘茹茹誼因陷以厚利茹茹因信之遂與周連和執暢付誼太祖嘉之

韋師爲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詔於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

長孫平高祖時爲工部尚書時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帝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縑三百疋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爲陳利害遂各解兵

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平朱虛之強蓋所爲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已降因賤其兄弟而剪其本枝者同年而語哉憲宗覽之甚悅

白居易爲右拾遺翰林學士時元稹自監察御史謫爲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群上前面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曰臣昨緣元稹左降類已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

權勢祗如奏李左公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元稹爲誠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爲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繇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旣從重罰足以懲違况經謝恩施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爲責辭然外議喧喧皆以爲稹與中使劉士元爭聽因此獲罪至於爭聽事理已具前狀奏陳况聞士元蹋破

洽長使橫恣賊汚狼籍令無逸持節巡撫無逸宣揚朝化法令嚴肅蜀中甚賴之

豆盧寬太宗貞觀中爲殿中監使於突厥寬容儀閑雅詞旨可觀突厥甚敬憚焉

崔敦禮以貞觀二十年爲兵部尚書兼簡較鴻臚卿瀚海都督迴紇吐迷度爲其下所殺詔敦禮持節綏輯之因立其嗣敦禮深識蕃情凡所奏請事多允會鄭維忠中宗時爲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仍黜陟牧宰還敷奏稱旨

李傑神龍初爲衛尉少卿爲河東道巡察黜陟使奏

課爲諸使之最

宇文融玄宗開元初爲兵部員外郎括逃戶所至揚
宣恩命百姓感其言至有流淚稱爲父母者

李嵩爲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制
曰繼好之義雖屬邊鄙受命以出必在親賢事欲重
於當時禮故崇於殊俗選衆之舉無出宗英工部尚
書李嵩體含柔嘉識致明允爲公族之領袖是朝廷
之羽儀金城公主旣在蕃中漢庭公卿非無專對有
懷於遠夫豈能忘宜持節充入吐蕃使准式發遣以
國信物一萬疋私覲物二千匹皆雜以五綵遣之及
還金城公主上言請以今年九月一日樹碑於赤嶺
定蕃漢界樹碑之日詔張守珪李行禘與吐蕃使莽
布支同往觀焉旣而吐蕃遣其臣隨漢使分往劍南
及河西積西歷告邊州曰兩國和好無相侵掠漢使
告亦如之嵩奉使稱旨

王縉肅宗時爲兵部侍郎屬平史朝義河朔未安詔
縉以本官河北宣慰奉使稱旨

賀若察代宗大曆四年爲給事中察自潁州使還見
於延英殿賜帛五十疋先是潁州刺史李岫以暴政
專殺本道使令狐彰陳奏帝命宣慰且驗其事察復

奏稱旨與彰狀協流帖於夷州
吳湊爲金吾將軍時滑毫節度令狐彰汴宋節度田
神功等亡於鎮軍州頗騷擾奏皆承認宣勞慰撫事
多適宜
班宏爲給事中時成德軍李寶臣卒其子惟岳匿父
喪以求位代宗難之乃遣宏問疾且喻惟岳惟岳厚
賂之宏皆不受還報合旨

歸崇敬德宗時爲左散騎嘗侍時兩河叛渙之徒初
稟朝命令崇敬以本官兼御史大夫持節宣慰奉使
稱旨

李紱爲兵部侍郎時誅李懷光諸軍兵會河中詔紱
宣慰以勵節將還報合旨

樊澤爲都官員外郎建中初爲克和蕃使蕃中用事
宰相尚結贊深禮之尋從鳳翔節度張鎰與吐蕃會
盟於清水

盧群爲兵部員外郎使淮西節度吳少誠奉使稱旨
于頔以櫟陽主簿攝監察御史克入蕃使判官後爲
司門員外郎兼侍御史克西蕃計會使將命稱旨時
論以爲有出疆專對之能

溫造字簡與張建封收壽春招以尺書造從之及建

封按察彭門造歸下邳時李希烈用蔡兵四劫所至
陷沒天下城鎮恃兵者皆欲動搖或自立帥請節德
宗患之以范陽劉濟方推忠誠但不能盡達朝廷倚
賴之意乃密詔建封選賢德有識之士往喻之建封
乃強署造節度參謀使於幽州造與語未訖濟俯伏
流涕曰濟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聖大臣忠藎願得
率先諸侯效以死節造還建封以其名上聞乃馳驛
入奏長慶元年授京兆府司錄參軍奉使河朔稱旨
遷殿中侍御史既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
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帝召而謂之曰朕以劉總
輸忠雖以書詔便蕃未盡朕之深意以卿素能辦事
爲朕此行造對曰臣府縣走吏初受憲職望輕事重
恐辱國命無能論旨帝曰我在東宮時聞劉總請覲
及我即位比年上書不絕及約以行期即瘖默不報
卿識機知變往諭我懷無多讓也乃拜起居舍人賜
緋魚袋充大原鎮州幽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
具橐鞬郊迎及宣聖旨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若兵
加於頸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朝廷遂以張弘
靖代之及朱克融逐弘靖鎮州殺田弘正朝廷用兵
乃先令造銜命河東魏博澤潞橫海深冀易定等道

論以軍期事皆稱旨

李鄘爲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其子愔爲將較所迫俾領軍務詔擇臨難不懼者即其軍以諭之遂命鄘爲宣慰使鄘直抵其軍召將士傳朝旨陳禍福脫監軍桎梏令復其位兇黨不敢犯及愔上表稱兵馬留後鄘以爲非詔令所加不宜自號使削去乃受爰陟貞元中爲左司郎中累奉使皆稱旨袁滋爲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冊南詔使及還以清平官尹輔酋來朝又得先沒蕃將衛景升韓演等三人並南詔所獲吐蕃將帥俘囚百人至京南詔異牟尋上表陳謝冊命及頒賜正朔仍請擊吐蕃兼獻方物

房式憲宗時爲吏部郎中時河朔節度劉濟王士貞張茂昭皆以兵壯氣豪相持短長屢以表聞迭請加罪帝欲止其兵李吉甫薦式爲給事中將命於河朔式歷使諸鎮諷諭之還奏愜旨

崔從爲尚書左丞元和十三年王承宗再奉朝貢表遣二子入侍請納德棣二州詔從宣撫且受地議者以承宗誠詐未可知又入侍者非承宗子人皆憂之從次魏州田弘正以路師道境欲以五百騎送之從

不聽以童僕十數騎徑至鎮州先令大集軍士於毬場宣諭恩敕詞旨慷慨衆心感動承宗與軍士皆號泣俯拜及饗宴每從容與承宗諭以太節承宗爲禮益恭及還遂按二郡之籍收其戶口兵儲以復命帝臨軒勞悅久之

鄭權爲右散騎嘗侍穆宗長慶二年三月自迴鶻告哀回帝初即位欲重其使以權嘗歷顯位器質魁偉有詞辯可以將命故選任之權憚遠役辭以宿有廢痼之疾不能馳馬旣不免乃有舉涉磧至虜庭詞氣不撓頗得使臣之體虜衆敬憚焉

李行修長慶三年爲宣撫使至楚州舉費冠卿之至孝至泗州舉刺史李宜臣之賊犯時以爲奉使得人揚於陵爲戶部侍郎會李師道削平分其地爲三鎮朝廷思有所制置於陵以選兼御史大夫充宣慰使還奏合旨

梁韋震爲殿中監蔡州四面都統判官時蔡將郭璠繫秦宗權送於太祖太祖復請震奏事且䟽時溥之罪願委討伐仍請降滄充二師之命溥旣以都統破黃巢功居第一又與充鄆連衡結中官爲內援時宰之忌太祖者復佑之右拾遺徐彥樞亦䟽請所在斬

宗權不必至京師陳獻俘之儀蓋以時溥獻黃巢止函首故也震徃復論列於天子前敢大言亦能協附執政所請事多允

李震爲太祖從事乾化二年以馬殷初領湖南爲雷滿所逼帝以振骨鯁有辯命馳徃和解殷滿並稟命李璘爲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時許帥馮行襲疾甚出爲許州留後先是行襲有牙兵二千皆蔡人也太祖深以爲憂乃遣璘馳徃以伺察之璘至傳舍召將吏親加慰撫行襲欲使人代受詔璘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於卧内宣詔令善自補養苟有不諱子孫俱保後福行襲泣謝遂解二印以授璘璘代掌軍府事太祖覽奏曰予固知璘必辦吾事行襲門戶不朽矣

張歸弁歸於太祖得署爲牙較時太祖初鎮宣武屢命歸弁結好於近境頗得行人之禮

後唐伊廣襟情灑落善占對及爲汾州刺史時武皇王盟諸侯景附軍機締結聘遣旁午廣奉使稱旨

郭崇韜臨事機警應對可觀武皇時爲典謁奉使鳳翔稱旨

薛仁謙爲通事舍人莊宗即位三聘於吳得使乎之

晉劉處讓初仕後唐為客省副使累將命稱旨

李承約仕後唐為潁州團練使天成中以邠州節度

使毛璋將圖不軌乃命為涇州節度副使且承密旨

往偵之既至以善言論之璋乃受代明宗賞其能加

簡較太保

聶廷祚為太子賓客善揣人情多有材藝飲博諧戲

無所不通累奉使抗越及荆湖藩鎮侯王見者愛之

亦嘗使於契丹善待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恩獎 名望 廉慎 知禮

恩獎

商誥有懋賞之文周書有報功之典皆所以獎勵群
品申其智力者也若乃膺使乎之選將天子之命奉
辭無辱察廉不私適變制宜而事以戡濟宣威布惠

而下皆柔服殊俗畏稟王靈暢洽還奏合旨機用周
密既專對而加敏且獲考而有光斯可以使於四方
謂之士矣繇是疇其閎闊形於恩紀寵之以爵秩優
之以賜予便蕃渥綍以示敦勸蓋夫載馳於役勤足
以稱出境安國任斯爲重至於褒賚之數又豈限乎
彘等哉

漢陸賈以客從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
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說令稱臣奉漢約
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

蓋寬饒宣帝時爲大中大夫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
奉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

陳咸成帝時爲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爲諫大夫
平當爲博士給事中使行流民幽州使者十一人爲
最遷丞相司直

樓護爲諫大夫使郡國使還奏事稱意擢爲天水太
守

後漢杜詩爲侍御史安集洛陽將軍蕭廣放縱詩格
殺廣還以狀聞光武召見賜以祭鼓

宋均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
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乃

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元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

雷義順帝時守灌謁者漢官儀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不滿歲稱

灌謁者使持節督郡縣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

十人旋拜侍御史

第五種桓帝時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

使也廉察災害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

蜀簡雍與先王有舊隨從周旋往來使命先王入益

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王圍成都遣維往說璋璋

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王拜雍為昭德將軍

吳是儀大帝時為侍中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拜

尚書僕射

晉侯史武帝時為散騎嘗侍與皇甫陶荀爽持節循

省風俗及奏事稱旨轉城門校尉

宋裴松之為國子博士文帝元嘉三年誅徐羨之等

分遣大使巡行天下松之甚得奉使之義轉中書侍

郎

南齊蘇侃爲冠軍錄事參軍時巴西人李承明作亂高帝議遣侃銜命慰勞還除武寧監加建武將軍劉係宗武帝初爲寧朔將軍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還帝曰此役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帖甚快也賜係宗錢帛

茹法亮永明初爲龍驤將軍詔曰茹法亮近在湓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齊奮人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績封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戶

裴昭明爲祠部通直郎永明三年使後魏武帝調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餽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爲始安內史

陳徐儉爲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令儉持節喻旨紇初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轉禍爲福未爲晚也紇默然不答懼儉沮其衆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遣人守衛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遣儉從間道馳還高祖仍以儉悉其勢形敕儉

監昭達軍紇平帝嘉之賜奴婢十人米五百斛除鎮北鄱陽王諮議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

後魏公孫表初爲慕容冲尚書郎道武時歸朝以使江南稱旨拜尚書郎

李順爲四部尚書時使沮渠蒙遜知蒙遜將死又聆其對敏辨太武大悅於是賜絹千疋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

高允弟推爲散騎嘗侍使宋南人稱其才辯遇疾卒於建業朝廷悼惜之喪還贈輔國將軍臨邑子謚曰恭賜命服衣冠允爲之作誄

古弼明元時爲獵郎使長安稱旨轉門下奏事

李佐字季翼孝文初以兼散騎常侍銜命高麗以奉使稱旨還拜嘗山太守賜爵真定子

王嶷字道長爲南郡大夫出使巡察青徐兖豫撫慰新州觀省風俗遷南部尚書

韋珍爲尚書郎會蠻首桓誕歸欵珍奉使招慰之凡所招降七萬餘戶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除左將軍樂陵鎮將賜爵霸城子

崔賢爲中書侍郎延興中受詔使齊州觀省風俗行兖州事以功賜爵桐廬縣子

柳崇為尚書外兵郎中屬荆郢新附南寇窺擾詔崇持節與州郡經畧兼加慰諭還遷太子洗馬本郡邑中正

張彝為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

封軌太和中為儀曹郎中使高麗先是契丹虜掠邊民六十餘口又為高麗擁掠東歸軌具聞其狀移書徵之高麗王雲悉資給遣還有司奏軌遠使絕域不辱朝命權宜曉慰邊民來蘇宜加爵賞詔曰權宜徵口使人常體但光揚有稱宜賞一階轉考功郎中

堯暄為南部尚書于時始立三長暄為東道于三州使更比戶籍賜獨車一乘廐馬四匹

鹿念字永吉莊帝為御史中尉念為殿中侍御史時梁豫章王綜以徐州降念請為使以觀其虛實念入徐州盟約乃固綜降後詔曰日者法僧父子頑固自天長惡不已竊城外叛職此亂階遂使彭宋名藩翻

為賊有雖宗臣名將揮戈於泗濱虎士雄卒竦劍於汴渚然高墉峻堞非可易登廣浚深隍實為難踐是用日晏忘食中宵噴惋者也而行行謂梁武帝都督豫章

王蕭綜體運知機欲歸有道潛遣密信送款於都督

臨淮王于時事同夜光能不案劍殿中侍御史監軍
念不憚虎口視險若夷便能占募人驗虛實誓盟
既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息我兵甲亦是念之力焉
若不酬以榮祿何以勸勵將來可封定陶縣開國子
食邑三百戶除員外散騎嘗侍

王靜為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謚害城民怨
叛詔靜以驛慰諭咸即降下以奉使稱旨賜帛五百
疋

將軍
邢祐為員外散騎嘗侍使於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
將軍

後周宇文測初仕後魏為司徒右長史孝武疑齊
武有異圖詔測詣太祖言令密為之備太祖見之甚
歡使還封廣川縣伯邑五百戶

楊惲仕西魏為撫軍將軍時東魏遷鄴太祖欲知其
所為乃遣惲間行詣以觀察之行還稱旨授通直散
騎嘗侍車騎將軍

楊薦為太祖帳內都督時蠕蠕請和親遣薦與楊寬
厚并結婚而還進爵為侯

岑善方初為梁元帝刑獄參軍元帝初請內附以善
方兼記室充使詣周應對閒敏深為太祖所嘉自此

往來凡數十反高祖特錄善方克使之功追其子之利之象入朝授之利都督代王記室參軍之象掌式
中士

王慶為中將軍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後使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勞面表哀况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大夫

陸逞為司宗中大夫屬北齊遣侍中斛斯文畧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鄰好盛選行人詔逞為使主尹公正為副以報之逞美容止善詞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屆近畿武帝詔令輅車儀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

隋元暉初仕周為武伯下大夫使突厥結和親又武帝之聘突厥后也令暉致禮焉加司憲大夫後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邑四萬戶

長孫晟仕周為司衛上士送千金公主于突厥周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

辛彥之在周為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

賚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戶

賀若誼初仕周爲直閣將軍使茹茹約其連和還太祖嘉之拜車騎大將軍畧陽公府長史

常師仕周爲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詔於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賜錢三百萬

蘇孝慈仕周爲都督聘于齊奉使稱旨遷大都督其年又聘于齊還授宣納上士

柳裘周末爲內史大夫高祖總百揆詔裘諭并州總管李穆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裘後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丸環帶一腰

柳莊仕後梁爲鴻臚卿高祖踐祚莊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爲晉王納妃于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

長孫平開皇中爲工部尚書時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高祖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縑三百疋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爲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疋及還平進所得馬帝盡以賜之

裴矩爲內史侍郎時啟民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爲尚書左丞房彥謙爲監察御史陳平奉詔安撫泉

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

柳彧爲治書侍御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史贓污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高祖嘉之賜絹布二百疋氍三百領拜儀同三司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疋

許善心爲禮部侍郎煬帝大業初副納言楊達爲冀州刺使稱旨賜物五百疋

盧昌衡爲金州刺史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二百段

柳謩之大業中爲光祿少卿時啟民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煬帝使謩之諭令出塞及還奏事稱旨拜黃門侍郎

唐襄武郡公琛高祖爲唐王時使突厥結和親還高祖大悅進封郡王

鄭元璫武德中以太常卿使突厥還高祖勞之曰卿在虜庭累載拘繫蘇武弗之過也拜鴻臚卿貞觀中復使突厥說頡利引軍還太祖致書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結和遂使邊庭停警烽火不然和戎之功豈

止魏絳金奏之錫故當非遠

崔敦禮爲兵部侍郎頻使突厥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

崔琳爲鴻臚卿玄宗開元十九年以奉使入蕃特加御史大夫寵之也

信安郡王禕與嗣魯王道堅牛仙客宋詢劉日正班景倩唐昭等爲諸道採訪使開元二十四年各賜一子官賞其巡察之勞也

李暉爲工部尚書東郡留守使吐蕃稱職轉兵部尚書

李孝芳爲御史大夫充和蕃使代宗廣德三年使還加禮部尚書錄功也

崔倫前爲御史中丞大曆四年以使絕域功爲尚書左丞

崔漢衡爲檢校禮部員外郎大曆六年爲和吐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德宗建中二年吐蕃請盟詔除殿中少監兼御史大夫爲和吐蕃使會宰相張鎰與吐蕃盟於清水使還遷鴻臚卿四年吐蕃使朝貢加檢校工部尚書復使吐蕃興元初居奉天吐蕃遣師佐渾瑊敗朱泚兵於武功以功轉檢校兵部尚書兼祕

書監西京留守

李紆貞元初爲兵部侍郎時誅李懷光兵會河中詔紆宣慰以勵節將還報合旨拜吏部侍郎

樊澤貞元中爲都官員外充吐蕃和蕃使回遷金部郎中山南節度行軍司馬

盧群爲兵部員外郎使淮西以奉使稱旨俄遷爲檢校祕書少監義成軍節度行軍司馬

房式爲給事中將命河朔式歷使諸鎮諷諭之還奏愜旨除陝虢觀察使

班宏爲給事中使盛德軍李惟岳惟岳厚賂之宏皆不受還報合旨遷刑部侍郎

關播爲都官員外郎時湖南山洞中王國良聚衆爲盜令播往宣諭之使回改兵部員外郎

袁滋爲工部員外郎貞元十四年西川韋臯始通西南夷變長異牟尋貢琛請吏朝廷方命使慰撫選郎

吏可行者皆以西南之遠憚之滋獨不辭德宗深嘉之以本官兼中丞持節入南詔未行遷祠部郎中使

如故使還擢爲諫議大夫

柳晟爲檢校工部尚書憲宗元和初充入廻鶻弔祭册立使復命遷金吾大將軍

孟簡爲司封郎中元和四年使荆襄湖南宣撫時簡示綠遣使追賜緋袍銀魚

裴度爲御史中丞元和十年五月自淮西行營宣慰還言軍事多合帝意加兼刑部侍郎

相者將軍良器之子元和中王承宗再以恒山叛朝廷稍厭武事思用恩澤濡煦者以處士於淮西行營以畫干裴度願爲是行承宗果請質二男獻兩郡憲宗酬其功使除右拾遺

胡証爲金吾大將軍穆宗即位以太和公主出降回鶻証以本官檢校工部尚書充和親使光祿少卿李憲爲副使還証拜工部侍郎憲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太府卿

崔瑄爲監察御史敬宗寶曆元年自鎮武使迴鶻延英對問遠地言朕如何瑄對曰四方皆言陛下納諫如流帝大悅命賜緋魚袋

後唐薛仁謙爲通事舍人莊宗即位三聘於吳得使乎之體遷衛尉少卿引進副使

晉劉昫高祖時爲給事中天福四年與給事中盧重自契丹使迴頒賜噐幣

馮道爲相以天福四年二月與左散騎常侍帝勳禮

部員外郎楊昭儉自契丹使廻帝慰勞隆至錫賚豐厚

邊光範為給事中天福八年與前登州刺史郭彥威使於契丹各賜紫欵正旋襪衣著五十疋綵一百疋錢五十貫文銀鞍轡馬一匹

周裴羽初仕後唐為吏部郎中末帝清泰年再奉命闕州還賜金紫遷太常少卿

名望

周官載行人之職漢家嚴使者之制歷世妙棟式克允濟芳乃持節殊俗展幣與國或奉案察之寄是總

黜陟之權故有行實素優才用顯著為他境之欽信見所至之欣慕敦成鄰好暢達威聲罔失一介之辭無辱大臣之命藹然後望昭乎令譽豈憚煩於脂牽實增輝於原隰者矣

漢張騫為郎應募使月氏匈奴得之留十餘歲歸漢

拜大中大夫後封為博望侯漢通西域騫鑿空

始開通西域道也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以諸後使

行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也外國由是信

之

後漢周舉為諫議大夫順帝永和六年詔遣風俗巡

行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爲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美尚書樂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大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三千石有賊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

蜀費禕爲昭信校尉使吳大帝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

晉羅憲仕蜀爲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

李密少仕蜀爲郎數使吳密有才辯吳人稱之

梁范縝仕齊爲尚書殿中郎武帝永明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爲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琮瑯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國

陳阮卓爲德教殿學士副王詒聘隋隋主夙聞卓名乃遣河東薛道衡瑯邪顏之推等與卓談論賦詩厚禮遣還

陸琰爲直嘉德殿學士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瑯邪王

厚聘齊及至鄴下而厚病卒琰自爲使主時年二十
詠風神韶亮占對閒敏

魏太原王陸叡與隴西公元琛並持節爲東西二道
大使褒善罰惡聲稱聞於京師

游明根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樂安侯使於宋
宋使明僧暲相對前後三反宋武稱其長者迎送之
禮有加常使

王椿爲征虜將軍都督慰勞汾胡汾胡與椿北州服
其聲望所在降下

宋弁爲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使於南齊南齊司徒

蕭子良秘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爲氣舉警烈不
逮李處而體韻和雅舉正周邃過之

李系少聰慧有才學爲司徒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
使梁與其二兄前後將命時人稱之

北齊魏收爲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
辨收詞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皆敬異先是南北
稱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爲鄰國所
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
何如

李渾爲光祿大夫兼常侍聘使至梁梁武謂之曰伯

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嘗侍曾經將領今復充使文武不墜良屬斯人

李湛字處元渾子也涉獵於文史有家風爲太子舍人兼嘗侍聘陳渾與弟繪常俱爲聘梁使至湛又爲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之門

崔瞻爲散騎嘗侍聘陳瞻辭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乃言嘗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其見重如此

後周崔彥穆爲御正大夫陳氏請敦鄰好詔彥穆使焉彥穆風韻閒曠器度方雅善玄言甚爲江表所稱唐李大亮爲涼州都督貞觀八年發十三道大使巡

省天下大亮持節使劍南激濁揚清甚獲當時之譽馬懷素爲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等充十道黜陟使素處事平恕當時稱之

廉慎

夫使於四方古所慎擇廉以自守行之惟艱矧復交兩國之權將出疆之命或巡行風俗或勞俸戎狄而操心有素執節彌厲臨財無苟秉義益高斯固皇皇有光使乎之美者矣

陳阮卓爲鄱陽王錄事時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相聚爲寇抄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

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衣裝無佗時論咸伏其廉

北齊李繪初仕東魏典散騎常侍為聘梁使前後行人皆通啟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

袁聿修武成太寧初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命考校官人得失經歷兖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遣送白紬為信聿修退紬不受與邢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欣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竟不及此蒙承來旨吾無間然第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唐蘇世長為天策府學士太宗貞觀初聘于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受賂遺朝廷稱之

杜暹為監察御史玄宗開元中承詔往磧西覆窈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史獻鎮守使劉遐慶筭不叶更相執奏至磧西蕃人賫金以遺暹暹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於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蕃人大驚度磧追之不及

歸崇敬代宗大曆初為倉部郎中充册立新羅王使

故事使新羅者至海東多有所求或攜資帛而往貿易貨物規以爲利崇敬一皆絕之東夷稱重其德關播德宗貞元中爲刑部尚書充送咸安公主及冊可汗使奉使來往皆清儉謹慎蕃人悅之趙退翁貞元中爲給事中充咸安公主出降廻紇副使前後使廻者迄多私齎繒絮蕃中帝馬廻以規利退翁無所營求人歎美之

馮仇貞元中爲膳部員外郎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卒充弔贈使抱真男遺仇帛數百疋不納又專送至京仇因表奏固請不受

後唐郭崇韜自莊宗爲晉王時爲中門使專典機務及李存審牧鎮州帝命崇韜慰撫之三軍閣府庫或有以珍貨遺賂者韜都無所受但以書籍數千卷歸陳又性孤執尤廉於財明宗長興中嘗自舍人銜冊晉國公主石氏於太原晉高祖善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可於又宜陳一謳頌以稱高祖之美可邀其厚賄耳又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旣損國綱且虧士行又今生所不爲也聞者嘉之

知禮

古人有言曰明君之使臣也任以事而不制以辭
 知庸四牲之榮通二國之好苟非知禮勤王之士博
 聞強識之流豈能宣揚德美協和親鄰是以張旃入
 境拭玉通好動咸遵於彛典言必協於令則俾乎聳
 觀不倦逃聽無譏增輝於本朝變風於殊俗斯則見
 重於識者揚芳於史氏不其宜哉

管仲齊大夫齊侯使仲平戎於王魯僖公十二年使隰朋平

戎於晉平和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晉周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

仲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

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

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

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勲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

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

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

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周王閔襄王時為宰周公天子三公冢宰聘于魯魯僖公三十年饗有

昌歜白黑形鹽昌歜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

昭也武可畏也則有脩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

嘉穀鹽虎形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以象武也以獻其功吾何

以堪之

孟獻子魯大夫聘於周宣公九年定公以為有禮厚賄之

韓宣子晉大夫聘於周魯宣公二十六年靈王使請事問何事來

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佗事矣起宣子名禮諸

侯大夫入天子因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

曰韓氏其昌於晉乎辭不失舊魯大也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

失其後韓宣子如楚送女反魯昭公五年鄭伯勞諸圍圍鄭

地名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反故

叔弓魯大夫聘于晉昭公二年晉侯使郊勞聘禮實至近郊若使卿勞

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好合使成之祿也得通石

於執事敝邑弘矣微遥也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

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之祿也命則於

已為榮辱敢辱大館敢不敢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

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忘國忠

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已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已也

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明年叔弓如

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

入忌怨也棘伯椒之叔父敬子惠伯曰公事有公利

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叔也服言叔弓之

禮有奔疾楚公子也如晉魯昭公六年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

吉從鄭伯以勞諸祖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祖鄭地因請見

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弃疾賢而有禮以其乘馬八匹私面

私見鄭伯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鄉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

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

田種不樵樹不采蕪也不抽屋不強句誓曰有犯命

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舍不為暴

主不恩賓恩患也往來如是鄭三鄉皆知其將為王也

公孫青齊大夫青頃公之孫盜殺衛侯之兄執公如死鳥

齊侯使青聘于衛魯昭公二十年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

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

事辭曰將事行聘事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

無所辱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北也命已使

比衛臣不敢貳貳違命也主人曰君其惠顧先君之好炤

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言受聘當在宗廟也乃止止不

行聘事衛侯固請見欲與青相見不獲命以其良馬以為相見之禮

見為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衛侯以為乘馬敬已

故貴賓相擷擷行反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

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

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臣親友

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

芋尹蓋陳大夫楚子西子期伐吳魯衰公十五年及桐汭宣城

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為楚所

代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歛於棺造於朝介將

命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

然墮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

介芋尹蓋對蓋貞子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

薦重也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無副也

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墮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弃世廢日

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

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

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理也於是乎有朝

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

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

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

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雪士

雪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殞

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言芋

尹蓋知禮

蜀陳震字孝起建興中為尚書令吳稱尊號以震為

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

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
吳界移關侯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
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
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
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
聘叙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譚春
秋譏之望必啟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旅誥衆各自
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
所宜

吳紀陟大帝遣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問俗

宋袁湛晉末爲尚書左僕射時高祖北伐湛兼太尉
與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高
祖冲讓湛等隨軍至雒陽住栢谷塢泰議受使未畢
不拜晉帝陵湛獨至五陵致敬時人美之
後周趙文表爲車騎大將軍使突厥迎皇后進山儀
注皆令文表典之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禮度

與兼司空清德尚書尚書古來奉以命對以拜對高
宋袁宏晉末為尚書左對張揖高所此於其其大德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智識 謀畧

智識

夫入國知教足以辨其興衰目擊道存可以察其禍
福斯君子之表微哲人之先覺者也中古而下蓋有
庸使乎之選當出疆之任或奉辭絕域或修聘鄰邦
或慰勞軍戎或巡行郡邑以至接酬宴之好覲政治

之軌察言行而辯淑慝覽形勢而洞權變明其措置之損益識其事機之成敗詳究國體翼宣王度自非沉謀內蘊遠慮兼至澄止水之鑒而不撓包周物之智而旁通又曷能見於未萌若符契而可驗斷夫大事顛丹青之皎然哉

仲孫湫為大夫齊侯使湫省魯難仲孫歸曰不去慶

父魯難未已時慶父已還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

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

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顛而後枝

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

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則間橋貳離而相效者則當因而問

之覆昏亂覆敗也霸王之器也霸王所用以器為喻

叔與為周內史襄王使太宰文公及與賜晉文公命

太宰文公王鄉士王子虎也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上卿逆于境逆晉侯郊

勞郊迎用館諸宗廟館舍也舍宗廟尊王命饋九牢牛羊豕為一牢上公

饗饗設庭燎設大燭於庭及期命于武宮期將事之日武宮文公之祖武

公之廟命受王命設桑主布几筵主獻公之主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葬而獻公死

已父於此設之者文不次繼於惠懷虞故立獻公之主自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之禮筵席也

太宰蒞之晉侯端委以入說云衣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帝昭謂此士服也

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冠服內史贊

之三命而後即冕服

三以王命命文公既畢賓饗贈文公三讓而後就

饗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

實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饗饗之

屬也如公受王命以侯自侍之禮大宰上卿而言公者尊之是也

丙史與歸以告王

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

謂小卿逆於竟晉侯

奉禮義成

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

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

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

道訓且禮所以觀

忠信仁義也

能行禮則有此四者

忠所以分也

心忠則

仁所以

行也

行仁則有思也

信所以守也

信守則不貳

義所以節也

制事之節

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

得其度也分均

無怨行報無價守固不偷

偷苟節度不攜其何事不

濟臣入晉境四者而失

四者忠信仁義

臣故曰晉侯其能禮

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

樹種也艾報也豐厚也

王從

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

逮及

及惠後之難王出在鄭

惠後

周惠王之後襄王繼母陳嬀也僞有寵生子帶將立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襄王之後隗氏

王廢隗氏周大夫預叔桃子奉子帶以翟師伐周王適鄭處于泥事在魯僖公二十四年

晉侯納

納王於周殺子帶

於是乎始霸

劉康公為卿士定王八年使康公聘于魯

劉畿內之國康公王

卿士王

發幣於大夫

發其禮幣於魯大夫

季文子孟獻子皆儉

二子魯卿文子齊仲無扶之子季孫行父也

叔孫宣

子東門子家皆後

二子魯大夫宣子莊叔得臣之子叔孫僑好子家東門襄仲之子公

孫歸 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父也

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

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肅整也 宣偏也

也惠愛敬恪恭儉臣也其何事不徹徹達也其何任不堪

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長世多歷

年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庇復庇

也恭儉節用無取於民國人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說之故其宗族可以覆蔭也

匱而不恤憂必及之志在奢侈不恤人之窮匱故憂患必及若是則必

廣其身廣大務自矜 大不顧其上且夫臣人而侈國家弗堪亡之

道也王曰其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

不可以事二君東門大夫叔孫卿也位在人爾而侈其上重而無基故不可以事二君

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叔孫

下鄉季孟上卿若皆蚤世猶可蚤世即世也其家猶可以免若登年以載

其壽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必亡家必亡也及魯宣公卒定公十六年

赴者不反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東門子家謀去三桓如晉未反

宣公卒三桓逐其家遂奔齊簡王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

簡王定王之子 者宣伯僑如也叔孫媯魯大夫昭子也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

心居語畢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 卑賤謂其才德薄

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

奉使部

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

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亦賤矣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

樂大

吳公子札聘于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

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

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舉何以堪

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豎牛亂起本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

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

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

與邑是以免於藥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

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紵各獻

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矣

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侈謂伯有也

韓宣子為晉大夫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太

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

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

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

不復行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導之以訓詞奉之以

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

范昭齊人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

酒奉使部

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景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解具矣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謂大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舞之太師曰宜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觀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

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

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

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漢劉敬為郎中號奉春君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

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帝大怒使人使匈奴匿其

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

匈奴易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

此宜夸矜見其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

也此必欲鬼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

也是時漢兵以喻匈奴注三十餘萬

匈奴注山名在鴈門兵已業

行帝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

沮

汝械繫敬廣武誠謂桂格也廣武縣名屬馮門遂往至平城匈奴果

出奇兵圍高帝自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

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

擊者矣迺封敬三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

汲黯為謁者東越相攻武帝使黯往視之不至吳而

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之使

公孫弘侍詔金馬武帝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

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帝不聽後終

以開西南夷為勤勞

魏衛覬為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為紹援關中

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治書侍御

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覬

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

引為部曲覬書與尚書令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

遭荒亂人民流入荆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

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

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疆一旦變動必有後

憂夫監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

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

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日盛此疆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監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覬還吳沈珩大帝時爲西曹掾使魏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爲賊設姦計終不久慤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爲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挈延英雋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薛珣爲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景帝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安也突決棟焚而燕省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後梁柳莊爲鴻臚卿及隋文帝輔政明帝令莊奉書入闕時三方構難隋文懼帝有異志及莊還謂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陽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難猥蒙顧託梁主奕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

梁將師咸請與尉遲迥連衝進可盡節於周氏退可
 席卷南山唯帝疑不可會莊至自長安申隋文結託
 之意遂言於帝曰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
 難王謙消難姓常人之下者非有糾合之才况山東
 庸蜀從化日近周氏之恩未洽於朝廷臣料之迥等
 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人以觀其變
 帝深以為然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帝謂
 莊曰近若從眾言社稷已不守矣

後魏秦王翰之子儀有筭畧道武將圖慕容垂遣儀
 觀釁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帝作色問之
 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
 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舉將內起是可計之帝以為
 然

元洪超武邑公受洛之孫頗有學涉乘賊亂之後詔
 洪超持節兼黃門侍郎綏慰冀部還上言冀土寬廣
 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
 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

李順為四部尚書使沮渠蒙遜迥太武問與蒙遜往
 復之辭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
 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又綏集荒陬遠人頗亦畏

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垂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禮者身之與敬者行之本未有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福祿以臣觀之不復周歲矣太武曰若如卿言則効在久遠其子必復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對曰臣畧見其子並非才雋豈能保一隅如聞燉煌太守牧捷噐性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愈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太武曰朕今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五三年間不足為晚且停前計以為後圖既而蒙遜死問至太武謂順曰言蒙遜死

今則驗矣又言捷立何其妙哉朕尅涼州亦當不遠源懷宣武時為車騎大將軍持節巡行北邊因上表曰景明以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墜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蓄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腹美瘠土荒疇以給百姓因此因弊日月滋甚諸鎮水田請衣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已上奪祿一周北鎮邊蕃事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鎮自將已下八百餘人黎庶怨嗾念日煩猥邊隅事勢實少畿服請主帥吏佐五分減二詔曰省表具恤

民之懷已，勅有司一依所上下，為永准如斯之比，不
便於民，損化害政者，其備列以聞。時細民為豪疆陵
壓，積年在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
之邊者，凡四十條，皆見嘉納。

辛雄，孝莊初，為度支尚書兼侍郎中。關西慰勞大使，
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
非時役徭，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
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
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耆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
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闕門和穆

孝悌卓然者，宜表其門。閭，王若愛民之
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
曰樂之，六曰喜之。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罰，則
生之也；薄賦歛，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
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往代，敷春
風而鼓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悅近
來遠，亦是今時。臣既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
所宜行，若不除煩，救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虛
號王人，往還有費於郵亭。皇恩無逮於民俗，謹率愚
管，敢以陳聞。乞垂覽許，帝從之。因詔民七十者，授縣

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年百歲從三品將軍
北齊封隆之爲東魏尚書右僕射孝靜武定初北豫
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使
爲內應輕薄之情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
安靜文襄密書與隆之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者宜
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之以恩旨旣行理無追改
今若收治示民不信脫或驚擾所虧處大乃啟神武
事遂得停

後周張軌爲都督從太祖征侯莫陳悅悅平使于維
陽見領軍斛斯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
以日爲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
經國武可定亂至於高識遠度非愚所測椿曰誠如
卿言真可恃也

楊尚希爲東京司憲中大夫宣帝時令尚希撫慰山
東河北至相州聞國哀與相州總管尉遲迥發哀於
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
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遲明迥方
覺令數十騎路追之不及遂歸京師隋高祖以尚希
宗室之望又背迥而至待之甚厚
隋薛道衡高祖時爲內史舍人兼散騎嘗侍聘陳使

因奏曰江東叢爾一隅僭擅遂久實由永嘉已後華夏分離劉石符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此徂南未遑遠畧周齊兩立務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降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蕃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

唐鄭元璠太宗時爲鴻臚卿貞觀中使突厥還奏曰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爲驗觀其六畜並已疲羸部落皆有菜色而牙內炊飯化爲血管徵如此不出三年必當覆滅俄授左武侯大將軍頃之突厥果敗

賈言忠爲侍御史高宗乾封中裨將薛仁貴旣降扶餘川遂沿海畧地與行軍總管李勣大軍相會時言忠受詔往遼東支度軍糧使迴帝問以軍事言忠盡其山川地勢且言遼東可平之狀帝問曰卿何以知其可平也對曰昔隋主親率六軍覆於遼東左者人事然也煬帝無道軍政嚴酷舉國受殃天下離心玄感一唱狼狽而返身死國滅自取之也先帝親往問罪其所以不得者高麗未有釁也諺曰賊無曆隄中道迴今高麗久矣其政人心不附男生兄弟內離遞

相攻擊脫來奔願為鄉導彼之情偽盡知之矣以國
家富疆陛下明聖將士齊力滅之必矣且臣聞高麗
秘記云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將來滅之自前漢之
末高氏節有國事及今九百年矣李勣年登八十亦
與其記符同又高麗頻歲饑荒賣鬻男女無故地裂
狼狽入城蚡鼠穴於國門之下夷俗信妖迺相驚駭
天意如此人事如彼臣切為以是行不再舉矣帝曰
卿觀遼東諸將孰賢對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
寵同善雖非門將而持軍政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
威名遠振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
持重有統御之才雖頗有忌前之癖而臨事能斷然
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者莫及於李勣帝深然其
言遽遣使齎重書以慰免勣等

狄仁傑為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吳楚之俗多淫
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
員四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田歸道為左衛郎將則天聖曆初默啜將至單于都
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又奏請六胡
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天后不許默啜深怨望遂拘
繫歸道將害之歸道辭色不撓更責以無厭之請並

諭以禍福默啜意稍解會有制賜默啜粟三萬石雜
綵等并許結婚歸道乃得還
長孫晟爲奉車都督初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王
招女妻之改封大義公主開皇七年攝圖死遣晟持
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
可汗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寶器
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公劉
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稱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
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
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
閭晟至京師具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
謬荅曰檢校容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
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
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高祖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
藩拉殺大義公主
唐唐儉爲天策府長史檢校黃門侍郎貞觀初往使
頡利說誘之遂獲隋蕭后及楊正道以歸太宗謂儉
曰卿觀頡利可圖不對曰衞國威恩亦望可獲遂令
儉馳傳虜庭示之威信頡利部落欣然定歸欵之計
因而兵衆弛懈李靖率輕齎掩破其牙帳頡利遂北

走儉脫身而還

郭元振為通泉尉則天聞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之時吐蕃請和乃授元振左武衛鎧曹克使聘于吐蕃吐蕃將大論欽陵請去四鎮兵分十姓之地朝廷使元振因察其事元振還上疏曰臣聞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難消息者唯吐蕃與默啜耳今吐蕃請和默啜受命是將大利於中國若圖之不審則害必隨之今欽陵欲分裂十姓四鎮兵此誠動靜之機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塞其善意恐邊患之起必甚於前若以鎮不可救兵不可在則宜為計以綏之籍事以裕之使彼和望未絕則其惡意亦不得頓生且四鎮之患遠其涼之患近取捨之計實宜深圖今國之外患者其涼瓜肅是也關隴之人久事屯戍向三十年力用竭矣脫其涼有不虞豈堪廣調發耶夫善為國者當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夷夏晏安昇平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諸部接界懼漢侵竊故有是請此吐蕃所要者然青海吐渾密邈蘭鄯則北為漢患實在茲鞏斯亦國家之要者令宜報欽陵云國家非恡四鎮本置此以扼蕃國之要分蕃國之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於蕃恐蕃力漸疆易為東擾必

實無東侵意則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
部落亦還吐蕃如此則足塞欽陵之口而和事未全
絕也如欽陵小有乖則曲在彼矣又西邊諸國款附
歲久論其情義豈可與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
害未審其情實遙有分裂亦恐傷彼諸國之意非制
馭之長策也則天從之又上言曰臣揣吐蕃百姓倦
從戍久矣咸願早和其大論欽陵欲分鎮四境統兵
專制故不欲歸款若國家每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儻
不從命則彼蕃之人怨欽陵日深聖國恩日甚設欲
廣舉醜徒固亦難矣斯以離間之漸必可使其上下
俱懷猜阻則天甚然之自是數年間吐蕃君臣果相
猜貳遂誅大論欽陵其弟贊婆及兒子莽布支並來
降則天仍令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以
接之後吐蕃將趨莽布支率兵入寇涼州都督唐休
璟勒兵破之元振參其謀以功拜主客郎中
裴耀卿爲戶部侍郎玄宗開元二十年禮部尚書信
安王禕受詔封契丹詔以耀卿爲副俄又令耀卿齎
絹二十萬疋分賜立功奚官就部落以給之耀卿謂
人曰夷虜貪殘見利忘義今齊持財帛深入寇境不
可不爲備也乃令先期而往分道互進一朝而給付

册府元龜 智識 卷之三百五十五

並畢時突厥及室韋果勒兵邀險謀劫襲之北至而
耀卿已還
後唐李嚴為客省使奉使于蜀時王衍失政嚴知其
可取使還具奏故平蜀之謀始於嚴
晉桑翰維初為高祖太原掌書記高祖建義太原首
預其謀遣為書求援於北虜虜巢應之俄以趙德鈞
發使聘虜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詣虜帳述以始終
利害之義虜心乃定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奉使部 五

立功 招撫

周官行人著用節之制小雅四牡歌有功之來斯蓋
膺出疆之選者能奮奇畧以集巨伐繇是申勞徠之
典形風雅之詠焉自漢而後或殊鄰猾夏申嚴禦備

册府元龜 奉使部

卷之三百五十五

並畢時突厥及室韋果勒兵邀險謀劫襲之北至而耀鄉已還

後唐李嚴為客省使奉使于蜀時王衍失政嚴知其可取使還具奏故平蜀之謀始於嚴

晉桑翰維初為高祖太原掌書記高祖建義太原首預其謀遣為書求援於北虜虜巢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虜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詣虜帳述以始終利害之義虜心乃定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五

立功 招撫

立功

周官行人著用節之制小雅四牡歌有功之來斯蓋膺出疆之選者能奮奇畧以集巨伐繇是申勞徠之典形風雅之詠焉自漢而後或殊鄰猾夏申嚴禦備

德教未洽逆節萌起或羈縻之不絕或反側以猶闕
 桀鷲滋熾草竊羣聚捐負盟約憑恃險固然後奉詔
 告馳傳遽踐不測之境申風諭之旨見機有作豈俟
 乎終日徇死無貳所期於必勝用能素定奇計布昭
 天聲糾合異俗徵發士伍大則致戎首於街邸次則
 窮叛黨於巢穴係繫驅獲捷音亟至克宣威信底靖
 疆場故雖矯借王命擅持利器誠足尚其可專而懋
 以賞典也

漢傅介子北地義渠人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
 皆殺漢使者昭帝元鳳中介子為駿馬監使大宛因

詔令責樓蘭龜茲殺匈奴使者還奏拜中郎遷平樂

監介子請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

無所懲艾艾讀曰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

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

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

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意不親介子

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

綉行賜諸國徧徃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

帛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

飲陳物示之飲酒皆辭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

用肅元竄立功

卷之六十五

王謂密有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屏人而獨壯士

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

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

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

詣闕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宣帝本始中從軍擊匈奴

軍罷為郎初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汗為

外國所苦苦謂困辱也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

域諸國新輯輯與集同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

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

諸國客至伊修城伊脩城在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都尉宋將

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莎車國各萬年

其王名也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

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

奴矣是於攻劫南道與重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

不通鄯善都護鄭吉較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馮

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亟

也音居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

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

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

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
奉世遂至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
名馬象龍而還言馬形似龍帝甚說說讀日悅下議封奉世

嘗惠為光祿大夫先是烏孫公主上言匈奴發騎田

車師車師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天子救

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宣帝本始二年遣惠使烏

孫公主及昆彌皆新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

烏孫取連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欲

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

擊匈奴唯天子出兵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

萬騎五將軍分道出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

范明友前將軍韓增以惠為較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

侯以下五萬餘騎翊即翕字也翕侯烏孫官號也從西方入至右谷

蠡庭谷音鹿蠡音黎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行胡浪切名王騎將

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羸橐駝五萬餘匹羊六

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

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

謂失印綬及節為辱命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

遂封惠為長樂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

功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較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

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言至前所

傳命而行也風讀日諷 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

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

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

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元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

無罪惠曰即如縛姑翼來吾置王置猶放也王執姑翼詣

惠惠斬之而還

陳湯字子公元帝時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

副較尉先是宣帝時匈奴垂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

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

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疲弱降漢不

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

繇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令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偁起屬切令音零兼

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因辱漢使

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

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

衡以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

人郅支單于鄉化未醇鄉讀日嚮不雜日醇醇今厚也所在絕遠宜

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

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

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畜謂受養也使無鄉從之

心鄉讀曰嚮嚮從謂向化而從命也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

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

憂臣幸得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宜論厚恩不宜敢

桀言鄧支畏威當不敢桀黠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

嬰大罪嬰帶也必遁逃遠舍不取近邊舍止也沒一使以

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送至庭單于庭帝以示朝者禹

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

奉世以為可遣帝許焉既至鄧支單于怒竟殺吉等

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女

妻鄧支鄧支亦以女子康居甚尊敬鄧支欲倚其威

以脅諸國倚音於綺切鄧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

城殺掠人民歐畜產歐與驅同下皆類此烏孫不敢遣西邊空

虛不居者且千里鄧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

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

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支解謂截其四支也都賴鄧支水名發民作

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

歲遺康居北河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闔蘇然則闔蘇即奄蔡也歲遺者言嘗所獻遺之物遺戈

季不敢不予漢遣使三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死尸也

鄧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凡

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其驕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

嫚如此建昭二年湯與延壽出西城湯為人沈勇有

大慮多策謀喜奇功喜許吏切每過城邑山川嘗登望既

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

本屬匈奴今鄧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嘗

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

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

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國二萬里謂西域且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

其人剽悍剽輕悍勇也剽手妙切又匹妙悍胡幹切好戰伐數取勝久畜

之必為西域患鄧至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

疆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眾兵歐帥之令從隨也

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之往保安也

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

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言凡庸之

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延壽猶豫不聽與讀白豫會其久病湯循矯

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較尉屯田吏士延壽聞

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命已集會豎

子欲沮衆邪沮止也壞也音才好切延壽遂從之却勒行陣益

置揚威曰白虎合騎之技一技則別為部軍故稱技耳湯時新置此等諸技

名以為一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

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兵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

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尉自將發溫宿國從

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

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闐音填殺掠大昆彌于

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謂

輜重也音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掠

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

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

掠勿抄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間謂密呼也論以威信與飲

盟遣去徑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

居貴人貝色男子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弟

母之弟即皆怨單于繇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

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

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

單于弃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

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

壽湯因讓之讓責也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

人見將軍受事者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

計失客主之禮也忽忘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

盡罷讀曰皮度大各切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

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

傳讀日敷

度切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

幟讀日幟音式志切

數百人被

甲乘城

乘謂登之備守也

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

餘人夾門魚鱗陳

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

講習用兵城上人更

招漢軍曰闕來

更互也音子行切

百餘騎赴營營皆張弩持

蒲拍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

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

薄迫也

四面圍城各

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卯射城中

樓上人

卯讀日卯

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

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

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

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

之往也

郅

支已出復還日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

乃被申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

人射申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肉

下騎

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

夜過半木城穿

中人卻入土城乘城

乘登也呼大故切吹下亦同

時康居兵萬餘

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

環繞也音患和同切

夜

數犇營不利輒卻

犇古奔字也

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大呼

乘之

乘逐也

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

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

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侯假丞杜勳斬單于首

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昇得者

昇予也各以與所得人昇必寐切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

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于城郭

諸國所發十五王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謂所發諸國之兵為鄧支王者也於

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混同也音

胡本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

藩唯鄧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疆漢

不能臣也謂漢為不能使鄧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

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

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陣克敵斬鄧支首及石王以

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橐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鴻臚客館也崔

浩以為橐當為橐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在維陽西京蓋無也以示萬里明犯

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

延壽繁蒲切以為鄧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

聞知更胡切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枯骨曰骼有肉曰胔

賜切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

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

孔子攝相事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

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施者優人之名夾音頰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

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

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

不與湯與猶許切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不法者私

自取之不依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

疏言已與吏士共誅鄧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

師入日振旅振登也旅衆也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勞力到切今司隸反

迹收繫按驗是為鄧支報讎也帝立出吏士令縣道

具酒食以過軍

文忠為關都尉屬賓王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

漢使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迺與客屈王子

陰未赴共合謀攻屬賓殺其王立陰未赴為屬賓王

授印綬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初為金城太守以病免

後歲餘烏孫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翁侯大亂徵會

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

兄末振將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

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巳較尉諸國

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

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

射

射

射

徑是昆彌所在召番丘貴以未振將骨肉相殺漢公
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
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犁靡者未振將
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令
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橐街烏
孫所知也昆彌以下復曰未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
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
爲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
下號泣罷去會宗遂奏事公卿議賜爵爲關內侯黃
金百斤

後漢吳漢字子顏光武於廣阿拜爲偏將軍光武將
發幽州兵問鄧禹可使行者禹因言漢即拜大將軍
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
勅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
漢無備出迎漢即兵將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
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

耿純爲前將軍建武二年真定王劉楊造作符讖與
綿勇賊交通光武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微
楊楊閉城不內副等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
所過並使勞慰王侯密勅純曰劉楊若見因而收之

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傳舍
楊稱病不謂以純真定宗室之出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也遣使

與純書欲相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
如欲面宜出傳舍時楊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或作緝

各擁兵萬衆人自恃衆強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
之兄弟并將輕兵在門楊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

請其兄弟皆入廼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
怖無敢動者

班超為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後奉車都尉竇固出
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

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
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

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
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

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
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

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
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

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
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日不入虎穴不得

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駭可珍盡矣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之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狂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

趙岐獻帝時爲太僕奉迎車駕到陳留得篤疾遂不至興平元年徵趙岐會帝當還雒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官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隳惟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雒陽助修官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

裴茂爲尚書獻帝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儒有功封列侯

魏張既爲議郎參鍾繇軍事及袁尚并州刺史高幹舉并州反河內張晟衆萬餘人無所屬寇崤澠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使既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并州封既武始亭侯

後魏奚斤爲鄭兵將軍明元即位斤循行州郡問民疾苦章武民劉牙聚黨爲亂斤對平之

周幾爲左民尚書泰嘗初行唐民負險不供輸稅幾與長孫道生宣示禍福于時郡縣斬叛胡翟猛皆於林慮山猛省遣種竄於行唐及襄國幾追討盡誅之李煥爲治書侍御史孝文時楊泰叛任城王澄率并肆兵以討之遣煥單車入伐出其不意泰等驚駭計無所出煥曉諭逆徒示以禍福於是凶黨離心莫爲之用

于昕孝明時爲武川鎮將孝昌中使蠕蠕與阿那瓌擒逆賊破雒汗聽明出六斤等轉輔國將軍北中郎將

後周伊婁穆初仕後魏爲給事黃門侍郎廢帝二年

穆使於蜀屬伍城郡人趙雄傑與梓潼郡人王令公
鄧肅等搏逆三萬餘人阻涪水立柵進逼潼州穆遂
與刺史叱羅協率兵破之增邑五百戶

趙昶初仕後魏文帝為華州都督先是汾州胡叛再
遣昶慰勞之皆知其虛實及大軍往昶為先驅遂破
之以功封章武縣伯

辛昂明帝武成中為小吏部武帝天和初使蜀懷輯
蜀民及使還屬巴州萬榮都民反攻圍郡城過絕山
路昂謂其同侶曰凶狡狂悖一至於此若待上聞或
淹旬月孤城無援必淪寇黨欲救近溺寧暇遠求越
人苟利百姓專之可也於是募通關二州得三千人
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趨賊
壘賊既不以虞謂有大軍赴救於是望風瓦解郡境
獲寧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即於軍中賞
昂奴婢五十口繒綵四百疋

隋趙仲卿初仕周為畿伯中大夫王謙作亂時仲卿
使在利州即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為謙所攻仲
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及謙平進位大將軍封
長垣縣公邑一千戶

裴矩為給事即奏舍人事高祖開皇十年奉詔巡簡

嶺南未行而高知慧汪文進等相聚作亂吳越道閉
帝遣矩行矩請速進帝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
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所部將同帥舉圍東衡
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爲
聲援矩進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破之
遂斬帥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
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其渠帥爲刺史縣令及
還報帝大悅命昇殿勞苦之顧謂高煥揚素曰章洸
將二萬兵不能早渡嶺朕每患其丘少裴矩以三千
弊卒徑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

爵開喜縣公

李景字道興爲鄜州刺史後與上明公揚紀送義成
公主於突厥至嘗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
爲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援之力戰三日殺虜甚
衆
長孫晟爲開府儀同三司仁壽元年詔楊素爲軍元
帥征突厥達頭可汗晟爲受降使者軍次河北值賊
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
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晟

唐謝叔方爲左親衛中郎將奉使靈州招輯突厥會

失哥邏祿等叛部落叛兵三千於籟瀆水上圍叔方甚惡叔方率屬奮擊虜衆乃解還至柔遠縣發伊州兵往諭延陀與其遊軍會擊大破之

李大亮爲散騎侍郎時樊鄧未平因遣大亮安集之所下者四城拜安州刺史

契苾何力爲左驍衛大將軍高宗龍朔元年九姓叛以何力爲鐵勒道安撫大使乃揀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賊大驚何力謂曰國家知汝被誑誤遂有翻動使我捨汝等過皆可自新罪在首渠得之則已諸姓大喜共擒僞葉護及設特勤等同惡二百餘人以歸何力數其罪而誅之

裴行儉儀鳳中爲司列少嘗伯安撫大食使擒僞可汗都之及李遮旬還

栢耆文宗太和初爲諫議大夫滄德李同捷叛宿師於野者連年同捷窮蹙求降耆宣諭訖乃帥數百騎入滄州取同捷與其家屬赴京師至德州果謀言鎮州王廷湊來劫篡耆乃斬同捷首傳而獻捷百僚稱賀

梁馬嗣勳唐末爲太祖元從押牙嗣勳典客頗稱任使昭宗光化元年三月太祖令往光州說刺史劉存

背淮賊以向國又與李彥威收復黃州及武昌縣獲
刺史瞿章復使光州持幣馬以賜劉存會淮賊急
攻光州存與嗣勳率兵大戰而走之又遣使於蜀及
歸得其助軍資實甚多天復中太祖迎昭宗於岐下
軍至華之西闔使嗣勳入見韓建即時同出迎謂及
羅紹威將殺牙軍遣使告於太祖求爲外援時安陽
公主初卒於魏太祖乃遣嗣勳率營直官千人實兵
伏於橐內肩舁以入於魏聲言來致祭會葬牙軍不
之覺天祐三年正月十六日夜嗣勳與紹威親軍同
攻牙軍至曙盡殪之

後唐李嚴同光中爲客省使於蜀時王衍專據坤維
部曲離心知其必可取使還具奏蜀主之狀興師之
日必有成功故平蜀之謀始於嚴郭崇韜起軍之日
乃以嚴爲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五
千先驅閣道或馳詞說或滅以兵鋒大軍未及所在
降下延存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請李司空先來予
即舉城納款衆咸以爲討蜀之謀始於嚴衍其言將
誘而殺之欲不令遽往嚴聞之喜曰俟魏王至吾兩
人大功立矣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於母前以妻母
爲託即令引蜀使歐陽彬迎謁繼岌

魏王名也

三川平

招撫

周官司馬有憚人之職掌誦王志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斯古道也若夫新造之邦民懷去就薦饑之歲下有攘奪或連城叛渙陷赤子於匪人或靈旗濯征困齊民於物役以至殊俗款附勅寇盪平天災流行比屋凋弊繇是申擇雋望奉宣國命布露恩詔導揚德澤陳之以禍福譬之以逆順用能定萬眾之反側悟積年之迷妄勞徠安集撫懷存卹使從亂者知歸慕化者無斃兇狡革慮逋播還復者焉向非窮理而達變研幾而適道周物之智罔滯臨

難之節不奪者又曷足以膺是選哉

漢司馬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焚中

行取

日畧夜郎焚中皆西南夷也

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

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

渠大也

巴蜀民大驚恐武

帝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告諭巴蜀民以非帝

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

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

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

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

來入朝觀豫享祀也一日享獻也

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番禺南海郡治也東

伐越後至番南夷之君西焚之長嘗効貢職不敢情

故言右也南夷之君西焚之長嘗効貢職不敢情

怠延頸舉踵喁喁然喁喁衆口皆鄉風慕義欲為臣

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致至也夫不順者已

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

五百人各以奉幣衛使者不然不然之也靡有兵革之

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以發軍之法為與衆之制也驚

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

意也當逃者或亡逃自賊殺賊猶害也亦非人臣之節也

夫邊郡之士聞盜舉燧幡燧如覆米箕縣者契阜頭有寇則舉之燧即薪有寇

則燔然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攝謂張弓注矢而馳之也流汗相

屬惟恐居後屬連也觸白刃冒矢冒犯也議不反顧計

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

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編戶也計深慮遠急國家之

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

為通侯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居列東第東地甲宅也居旁地之東終則

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盡忠敬居位甚

安佚佚樂也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

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楚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

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身死無

名無善名也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

周府元龜 奉使部 卷之六十五 二十一

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不先者謂往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

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之若彼悼不肖

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人曉諭百姓以發卒

之事論告也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數責也讓三老孝

弟以不教誨之過讓責也責其方今田時重煩百姓

重難也不欲已親見近縣近縣之人使者已自見而

也遠所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

亟急也縣咸諭陛下意毋忽忽怠

後漢鮑永初為更始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會更

始死永悉罷兵幅巾詣光武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

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具將故人自

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

太守於是開城而降

伏隆瑯邪東武人仕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官光武

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為

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曰

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

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

作亂盜賊縱橫忤逆天心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

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分於邯鄲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較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爲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爲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逆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郡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較即時皆降張步遣使隨隆詣闕上書獻鰓魚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奏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輯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

張純安世之孫襲爵富平侯建武五年拜太中大夫使將煩川突騎聚荆徐揚部督委輸監諸將營安集耿純爲東郡太守建武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群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將軍王嘗擊之光武以純威信著於衛地東都舊衛地也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與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

張堪爲謁者建武十一年使詣吳漢伐公孫述成都既拔堪慰撫吏民蜀人大悅

魏鍾毓爲廷尉高貴鄉公正元中母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頒行赦令告諭士民

宋劉秀之爲太子右衛率孝武大明五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爲土人所誅秀之以本官慰勞分別善惡事畢還都

梁韋載爲冠軍將軍時侯景平尋奉使往東陽晉安招撫留異陳寶應等

後魏周幾爲左民尚書明元神瑞中并州饑民遊食山東詔幾領衆鎮博陵之魯口以安集之泰嘗初白澗行唐民數千家負嶮不供輸稅幾與安康子長孫

道生宣示禍福逃民遂還

張靈荀爲中書博士文成和平中咸陽郡民趙昌聚黨作逆百姓騷動詔靈符宣旨慰諭民乃復業

李煥爲司徒右長史以荆蠻擾動勅煥兼散騎嘗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

陸馥獻文時襲父爵封爲建安王宋司州刺史嘗珍奇以懸瓠內附而新民猶懷去就馥銜首撫慰諸有陷軍爲奴婢者馥皆免之百姓忻悅民情乃定

韋瑱爲尚書郎孝文初蠻首桓誕歸欵朝廷思安邊之畧以誕爲東荊州刺史令珍爲使與誕招慰蠻左

珍自懸瓠西入三百餘里桐栢山窮深淮源宣揚恩澤凡所招降至郡縣而還

鄭義為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陽度年十五妖惑動眾擾亂京索以義河南民望為州郡所信遣義

乘傳慰諭義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旬日之間眾皆歸附

韓麒麟為給事黃門侍郎乘傳招慰徐兗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

孟威為羽林監時四鎮高車叛投蠕蠕孝文詔威曉諭禍福追還逃散分配為民

盧同宣武時為諮議參軍兼司馬時秦州民反詔同兼通直嘗侍持節慰諭之多所降下後為撫軍時會

營州民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頻遣使人皆為賊害乃遣賊家

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為良齎書喻德興德興乃降安輯其民而還

源懷為車騎大將軍持節巡行北邊自京師遷雒邊朔遙邊加連年旱儉百姓困弊懷銜命巡撫存恤有

力便宜運轉有無通濟

高綽字僧裕孝明初為太尉司馬其年秋大乘賊起

於冀州都督元遙率衆討之詔綽兼散騎嘗侍持節以白虎幡軍前招慰綽信著州里降者相尋

費穆爲左軍時嚶嚶王婆羅門自涼州歸降其部衆因饑侵掠邊邑詔穆銜命宣慰衆皆款附

王靜爲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謚虐害城民怨叛詔靜馳驛慰諭咸即降

崔亮爲七兵尚書領廷尉卿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帖然

楊標爲車騎將軍孝武入關稽胡恃險不賓屢行抄竊以標兼黃門侍郎往慰撫之標頗有權畧能得邊情誘化酋渠多來款附乃有隨標入朝者

北齊封隆之初仕東魏孝靜爲河南尹丞時青徐二州士民反叛隆之奉使慰諭咸即降款後遷尚書右僕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使爲內應輕薄之情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

封子繪爲都官尚書時冀州高歸彥作逆文襄詔子繪謂曰鄉世載名德恩洽彼州故遣參贊軍事隨使慰撫宜善加謀畧以稱所寄卽以其日馳傳赴軍子

繪祖父世為本州百姓素所歸附既至廵城諭以禍福民吏降款日夜相繼賊中動靜小大必知賊平仍勅子繪權行州事

後周趙昶為中都督氏梁道顯叛攻南繇太祖遣昶慰諭之道顯等皆即款附東秦州刺史因徙其豪帥三十餘人并部落於華州太祖即以昶為都督領之辛昂為車騎將軍時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途艱難每苦劫盜詔昂使於梁益民之細務皆委決焉昂撫導梗化安置城鎮數年之中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群蠻今蔓州歷時未克高祖詔昂使於通渠等

諸州運糧饋之時臨信諸州民庶亦多從逆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願為用莫有怨者

隋賀若誼在魏為尚食典御時周太祖據有關中引之左右嘗使詣杏城屬茹茹種落携貳屯於河表誼因譬以禍福誘令歸附降者萬餘口太祖深奇之賜金銀百兩

宇文弼初仕周為禮部上士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詰羗前後附三十餘部後為尚書右丞時西羗內附詔弼持節安集之置鹽澤蒲昌而還

長孫晟爲右驍衛將軍頻使突厥引其內附皆晟之力也

韋冲爲散騎嘗侍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煬帝呼冲問計冲曰皆繇牧宰不稱所致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帝因令冲綏懷叛者月餘并赴長城帝降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

崔頤爲越王長史大業中山東盜賊蜂起煬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

唐裴矩初仕隋爲黃門侍郎大業初煬帝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三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

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就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偕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

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三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誼

諫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

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懾懼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之畧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武德未建成被誅其餘黨尚保官城與官軍決戰詔矩令至東宮曉諭之官兵乃散

淮安王神通高祖從父弟也武德四年五月竇建德博州刺史王羨求降神通爲使者慰撫山東下三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定

張河初爲高祖大將軍戶曹參軍從至賈胡堡令河還鎮并州尋遣慰撫山東燕趙之地爭來款附

殷矯初爲太宗渭北道元師長史時關中群盜往往聚結衆無適從令矯招慰之所至皆下

李嶠爲監察御史時嶺南邕巖二州首領反叛發兵討擊高宗令嶠往監軍事嶠乃宣朝旨特捨其罪親入獠洞以招諭之叛者盡降因罷兵而還高宗甚嘉之

裴懷古則天時爲監察御史時姚雋道蠻反詔懷古往招輯之懷古申明賞罰賊徒歸附者日以千數乃俘其君而還後爲司封郎中時始安賊歐陽倩擁徒數萬剽陷州縣授懷古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纔及嶺飛書招誘示以禍福賊徒迎降自陳爲吏人侵徧乃舉兵耳懷古知其誠懇乃輕騎以赴之左右曰夷獠難親不可信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於神明況於人乎因造其營以慰諭之群賊喜悅歸其所掠財貨納於公府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盡來款附

嶺外悉定

宋慶禮爲大理評事充嶺南採訪使時崖振等五州首領更相侵掠荒俗不安承前使人懼其炎瘴莫有到者慶禮躬至其境詢問風俗示以禍福於是安堵遂置鎮兵五千人

劉晏肅宗寶應二年爲吏部尚書平章事時吐蕃犯長安既平帝命晏充度支轉運等使如上都宣慰晏至上都奉宣詔旨百姓以晏舊京尹觀者如堵旣宣恩煦無不怵息

奚陟爲中書舍人德宗貞元中江西淮南淮西大雨爲災命陟勞問巡慰所在人安悅殷侑爲虞部員外郎憲宗元和中王承宗在鎮州拒命憲宗命侑爲使以招諭之承宗遂稟朝旨獻德棣二州及遣兩子入覲

栢耆爲右拾遺元和十五年鎮州王承元歸國移鎮滑州朝廷賜武德軍賞錢一百萬貫令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軍人賞錢未至浩浩然騰口穆宗詔耆往諭耆耆至今承元集三軍宣導朝旨衆心乃安

李遜爲散騎嘗侍長慶中鄆州李師道疑恐穆宗命遜馳赴東平諭之師道得其語意即請効順旋爲其

下所惑而止

崔戎為諫議大夫克劔南東西兩川宣慰使西川承
蠻寇之後戎宣撫兼再定征稅廢置得所公私便安
晉華湯琪後唐初鎮耀州莊宗同光末平蜀川獲秦
州遣湯琪撫而蒞之一境大稱肅然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六

機變

古者慎使乎之選重越境之任故聘禮大矣受命不
受辭蓋外事不素制也大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古語曰變通之際間不容髮非夫智畧輻湊計慮周
洽者孰能與於斯乎若乃受命而行臨事以敏遇其

變故適與時會理既先覺行乎中權或習俗以遂事
或詭辭以應物當有疑而立斷將履危而先發俾夫
敵人無所施其詐智者不能為其謀用能成命而立
功守節而獲考斯固得專對之義而成出疆之美矣
齊景公使使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齊
亦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堂土階三等
茅茨不剪采椽不斷猶以為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
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

枝如子躬楚大夫也昭十三年夏楚平王棄疾即位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犖櫟之田犖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新

立故還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鄭人請曰聞諸道路

將命寡君以犖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

犖櫟降服而對降服如今解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

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有

權有事將復使也

蔣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文惠王得

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

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

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

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蔣相如可

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鑕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畧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與我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

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
 疆秦之驩不可於是趙主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
 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
 見臣引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
 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急臣臣
 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
 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按圖指從此以
 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
 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
 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

戒五日設九賓於廷

九賓即周禮九儀

臣乃敢上璧秦王度

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城傳舍相如
 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
 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
 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
 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申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
 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強而趙
 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疆
 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
 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

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
 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
 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
 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
 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

漢隋何為謁者時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至

虞宋州虞城縣謂左右曰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何

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之
 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
 隋何曰臣請使之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王之

淮南太宰作內主也三日不得見隋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

何必以楚為強以漢為弱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則
 大王所欲聞言之而非邪使何二十人伏斧鑕淮南
 市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隋何

說淮南王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
 者在方急責布發兵隋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
 何以得發兵布驚曰何至是楚使者出何曰事已構

可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併力布從之遂歸漢
 王烏武帝元鼎中使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

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以墨點面也王烏北地人習胡俗

去其節繫面入廬單于愛之

涉何元封中武帝使譙論朝鮮王右渠終不肯奉詔

譙責讓也音才笑反何去至界臨填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

俾王長長者俾王名也送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之即度水馳入塞遂歸報

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部

都尉

管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

匈奴匈奴徙蘇武北海上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

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嘗

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

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

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讓貴也單于視左

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

陳饒為右卒王莽建國元年遣五威將軍王駿卒甄

阜王颯及饒帛敝丁業六人颯音多齎金帛重遺單

于諭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文曰匈奴單于

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卒既至授單

于印綬綬者印之組也音弗詔令上故印綬單于再拜受詔譯

前欲解取故印綬單于舉腋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

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

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將軍曰故印綬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腋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弗與單于曰印文何繇變更遂解故印綬奉上將卒愛著新綬不解視印飲食至夜乃罷饒謂諸將卒曰鄉者姑射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鄉讀日向幾音鉅依切

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

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推破故印以絕禍

根將卒猶與莫有應者與讀日豫饒燕士果悍果決也悍勇也音胡

幹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

卒曰漢賜單于印信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

迺有漢言章今即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

將卒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卒所

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

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右賢王與奉馬牛

隨將卒入謝因上書求故印

後漢吳漢南陽宛人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光武

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

問可使行者禹日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知謀

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為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

騎更始幽州牧苗公曾聞之陰勒兵勅諸郡不肯應

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搗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幕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

班超字仲升明帝永平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

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引擎伊吾戰於蒲類海多

斬首虜而還

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燉煌

北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

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為鄯善去陽關一千五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 鄯善王

廣奉超禮敬甚脩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

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

明者觀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

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且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

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

與我俱在絕域

曹章也

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

才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

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

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

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驚怖
 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
 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
 此必怒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
 將吏士狂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
 後約日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
 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
 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
 燒死

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
 顛帶副使北離支首及節也
 明日乃還告郭恂

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
 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

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無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
 賈固固大喜俱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
 超節實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選乎今以超爲
 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
 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

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

于闐國去長安
 九千六百七十

里南與侯羌西與婁墨接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
 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一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
 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
 至莎車爲南道維張猶熾盛也張音丁亮切波傍也
 波音

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闐廣德

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驚怖
 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
 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
 此必怒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
 將吏士狂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
 後約日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
 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
 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
 燒死

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
 顛帶副使北離支首及節也
 明日乃還告郭恂

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

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
 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無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
 賈固固大喜俱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
 超節實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選乎今以超爲
 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
 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

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

于闐國去長安
 九千六百七十

里南與侯羌西與婁墨接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
 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一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
 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
 至莎車爲南道雄張猶熾盛也張音丁亮切波傍也
 波音

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闐廣德

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騙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

續漢書及

華嶠書騙字並作駮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婿切

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

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部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十九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繇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晏駕焉耆以中國大喪遂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奸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章帝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

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
 剄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
 誠不可去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闐終不聽其東
 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後降
 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
 餘人疏勒復安

吳張紘字子綱廣陵人避難江東孫策表為正議較
 尉漢獻帝建安四年孫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為侍

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

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才畧絕異平定三

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三室時曹公為司

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

紘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紘為九曹公聞策薨

江太守紘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辭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

克成讐弃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大帝
 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

顧徽為東曹掾時傳曹公欲東大帝謂徽曰卿孤腹

心令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為吾行拜輔義

都尉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

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作兵

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

君何為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盤石休戚

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公厚待遣還大帝
問定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徽潛采聽方
與袁譚交爭未有它意

晉衛瓘初仕魏爲陳留王爲廷尉卿鄧艾鍾會之伐
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行事鎮兩軍司給兵
千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
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
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
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
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
三族比至鷄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
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
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趨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
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
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廡舍遂發兵反於是士
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
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前見
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
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會既不出
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

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
便下殿會梅遣之使呼瓘辭眩疾動作仆地比出閣
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盥湯大吐瓘素羸便以困
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繇是無所憚
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
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
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群情肅然
後魏楊昱孝明時爲給事黃門侍郎時賊圍幽州詔
昱兼侍中持節督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
監察幽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空
慮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
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今
大軍頓至在涇函與賊相對若使長安不守大軍自
然凡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陣
斬神達及諸賊四百許人餘悉奔散
後周申徽西魏大統十年爲給事黃門侍郎先是東
陽王元榮爲瓜州刺史其女婿劉彥隨焉及榮死瓜
州首望表榮子康爲刺史彥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
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頗微不奉詔又
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文帝難於動衆欲以權畧致

之乃以微爲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輕以五十騎行
既至止於賓館彥見微單使不以爲疑徽乃遣一人
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徽又使贊成其主計彥
便從之遂來至館微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
而縛之彥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
岳之重恃遠背誕不恭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
君之咎實不容誅但受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
不得卽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反
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
尚書

杜杲武帝建德初爲司中大夫使於陳陳宣帝謂杲
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
戀王褒庾信之徒旣羈旅關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
杲揣陳宣意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
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旣不死節安用以爲且猶
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陳宣帝乃
止杲還至石頭又遣謂之曰若欲合從共圖齊氏能
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杲答曰合從圖齊豈唯弊邑
之利必須城鎮宜待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者不敢聞
命

隋崔彭性剛毅有武畧善騎射高祖爲丞相時周陳王純鎮齊州高祖恐純爲變遣彭以兩騎徵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謂純曰天子有詔書至王所彭苦疾不能彊步願王降臨之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出傳舍迎之察純有疑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避人將密有所道純麾遣從騎彭又曰將宣詔王可下馬純遽下彭顧其騎士曰陳王不從詔徵可執也騎士因執而鎖之彭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高祖見而大悅拜上儀同

長孫晟爲左勳衛車將軍開府奉使突厥突厥可汗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

玷厥別部可汗名

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

從者入伏遠鎮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

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多而又近耳染干大驚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誠既入鎬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勳衛驃騎將軍
裴矩爲內史侍郎煬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畧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伊吾耳咸以爲然不復來競

崔君肅爲司朝謁者大業初處羅可汗爲鐵勒所敗裴矩在燉煌引致西域聞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君肅齎書慰諭之處羅甚倨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爲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尚者明知啓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啓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何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爲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乞加恩禮同於啓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

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向夫
人爲誰天子必當所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
北藩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
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命恡一句稱臣喪匈奴之國
也處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
說處羅曰啓民內附先帝喜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強
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
誠既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
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民少子莫賀咄沒之母家
也今天子又以義城公主妻於啓民啓民畏天子之
威而與之絕吐谷渾亦因漢故職貢不脩可汗若請
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
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
喜遂遣使朝貢

唐陳大德爲職方郎中貞觀十五年大德使于高麗
初入其境欲窺其國俗每至城邑輒以綾綺遺其官
守莫不權悅大德因謂之曰吾性好山水所不能忘
在此何處有林泉勝地吾欲時往遊踐其國人信之
遇有好山水之處輒引大德觀之遂得在道屈曲而
行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大業末因平壤

敗遂沒於此高麗妻以遊女子孫盈室與高麗錯居
殆將半矣因謂親戚存不大德給之曰汝之親屬悉
無恙莫不垂涕而去更相告示數日之後大德在塗
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田野大德未至平壤五十里
士女夾道而觀者如堵以屬於其都及與其王相見
乃盛陳兵甲蓋懼中國而自強也

陸贄爲翰林學士德宗興元元年李懷光異志已萌
欲激怒諸軍叢論諸軍衣糧薄神策衣糧厚厚薄不
均難以驅戰意在撓沮進軍李晟密奏恐其有變帝
憂之遣贄使懷光宣諭使還贄奏事曰賊泚稽誅保

聚宮院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軍勢制
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
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
解陛下意在全復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
不別爲規畧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
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嘗容易處之
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
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
要籍臣雖慮有翻覆因美其軍強盛懷光大自矜誇
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離行之日未知

有此商量在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故問事之可
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
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
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
手詔示以移軍事繇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
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
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云見卿論敘軍情訊及於此
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
謀畧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尅平寇孽如此辭婉而直
理當而明雖蓄異端何繇起怨臣初奉使論旨本緣
糧料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
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可追
幸垂裁察德宗初望懷光迴意破賊故晟屢奏移軍
不許及贄縷陳懷光反狀乃可晟之奏遂移軍渭橋
而鄜坊節度李建徽神筭行營陽惠元猶在咸陽贄
慮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
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繇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
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陽惠元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
益成功祇憂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
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

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干端飛謗欲戰則遁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彊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敗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救心太上消息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制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執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惟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所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成勲績事必有應斷無可疑德宗曰卿之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必已惆悵若遣建徽惠元就東則足得爲辭且俟旬時

册府元龜

機變

卷之六百五十七

歲至東渭橋不旬日懷光果得兩節度兵建徽單騎
遁而獲免惠元中路被執害之報至行在人情大恐
翌日移幸山南贊練達兵機率如此類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十

才學 論薦 舉劾

夫周官行人之選漢儀使者之才應聘四方祇役千
里委之專對理無失辭必資才高樽俎學備古今觀
其唇齒相依之世玉帛結好之辰酬酢風生是非鋒

起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晉趙孟爲卿與魯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

之鄭子皮戒趙孟

戒享期

禮終趙孟賦瓠葉及享乃用

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

堪也

蜀費禕使于吳吳王饗之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

馬良字季常先主辟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諸

葛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上爲良介於孫將軍亮

曰君試自爲文良卽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

以紹昆吳豕韋之勲奇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

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吳大帝

敬待之

吳張溫爲輔義郎中將使蜀至成都拜章于蜀主曰

昔高宗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幼冲隆周德於太

平功冒溥天轂冠罔極今陛下聰明之姿等契徃古

摠百揆于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忻賴

吳國勤任膂力清澄江澣願與有道平壹海內委心

協規有如河水軍事繁興使役乏少是忍鄙倍之羞

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耻忽臣自

入遠境及卽近郊類蒙勞賚恩詔輒加以榮爲懼悚

但若驚臣謹奉所賫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

梁庾信爲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爲
鄴下所稱

陳姚察爲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耆舊在關
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
餘條並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各下定無虛
士著西聘道里記所序事甚詳使還補東宮學士

後魏李同軌孝靜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梁
武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
小品經引同軌豫席梁武帝遣其朝臣並共觀聽同
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

崔光兼太子少傅尋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爲陝西
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叙古事因而賦詩三十八篇
還

李彪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齊齊武帝謂彪曰卿前使
還日賦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游果如言今日
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曰使臣請重賦詩曰宴
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帝惘然曰清都可爾一者何
事觀卿言似成長闊朕當以殊禮相送乃親至瑯邪
城登山臨水群臣賦詩以送

李業興爲通直散騎常侍孝靜天平四年興兼散騎
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元明使于梁梁散騎常侍朱
異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耶業興曰委粟
是圓丘非南郊異曰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
中用王義業興曰然維京郊丘之處專用鄭解異曰
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義不業興曰此之一事
亦不專從若卿此問用王義除禪應同二十五月何
以王儉喪禮禪用二十七月也異遂不答業興曰我
昨見明堂四柱房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
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爾今此上不圓何也異曰

圓方之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
處甚明卿自不見見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
方卿言豈非自相矛盾異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
興曰孝經援神契異曰緯候之書何用信也業興曰
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
信不异不答梁武帝親問業興曰聞卿善於經義儒
玄之中何所通達業興曰少爲書生正讀五典至於
深義不辨通釋又問詩周南王者之風系之周公召
南仁賢之風系之召公何名爲系業興對曰鄭注儀
禮云昔太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

業及文王行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鄴分其故屬
立二公各爲系又問若是故地應自統攝何由分封
二公業興曰文王爲諸侯之時所化之本國今旣登
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又問乾
卦初稱潛龍二稱見龍至五飛龍初可各爲虎問意
小乖業興對學識庸淺不足仰酬又問尚書正月上
句受終文祖此是何正業興對此是夏正梁武言何
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行篇云日月營始故
知夏正又問堯時以何月爲正業興對自堯以上書
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寅出日卽是正月日
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
不知用何正也業興對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
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室家者雖自
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
以辯析明問梁武又曰禮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
椁原壤叩木而歌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狸首之
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孔子聖人而與原壤爲友業興
對曰孔子卽自解言親者不失其爲親故者不失其
爲故又問原壤何處人業興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
幼少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孔子聖人所在必可法原

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與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於理無失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萬代業與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類禮記之中動有百數又問易曰太極是有是無業與對所傳太極是有

北齊魏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辭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異在塗作聘游賦辭甚美麗

劉逖爲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逖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儀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

隋薛道衡爲內史舍人使陳江東雅好篇什陳王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

唐裴度元和中爲司封郎中知制誥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牙軍立小將田興爲留後憲宗遣度使魏州宣諭興承僭侈之後車服垣屋有踰制度視事齋閣尤加宏敞興惡之乃治舊採訪使廳居之請度爲壁記述興謙降奉法魏人深德之

後唐薛廷珪初仕唐昭宗乾寧中為中書舍人晉太祖初平王行瑜歸藩天子册封晉王以廷珪為册使廷珪富文才好為篇什遇物屬詠獻詩於太祖嘉賞其才酬以幣馬復命

論薦

夫輶軒之使巡郡國而采謠俗蓋中古之制也非有精敏之識公忠之節固不得預茲選焉乃有高視廣聽簡才擇能或觀其表而知其賢或聞其言而壯其志或著尤異之績或馳清白之譽或當官強毅寇盜靡興或布政寬和黎民用乂以至敦固其行溫麗其

文偃息乎衡茅隱遁乎林壑咸用推薦場于王庭卒能叶力事經亮采邦國為時俊傑耀焯來裔知人之鑑於是乎在夫如是則勞之以四牡之詠褒之以上賞之明不為醜媿矣

漢暴勝之武帝時為直指使者督課郡國素聞雋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進賢冠帶搨具劔

古者劔首以玉作毋鹿盧形士刻木作山形佩環玦如蓮花初生未敷古今大劔木首其狀以此 環玉環也玦即玉佩之玦 褒衣博帶 褒大裙也言著也帶環而又著玉珮也

之帶 盛服至門上謁 上謁若今通名也 門下欲使解劔不疑

曰劔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

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

躡履起迎履不著跟曰躡躡履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問當世所施

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為從事側聽不

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諸公

車拜為青州刺史又王訢濟南人以郡縣吏積功稍

遷為被被皮陽令故千乘縣也時勝之持斧逐捕盜賊以

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

解衣伏質質鏹也欲斬人皆伏於鏹上也仰言曰使君專殺生之柄

威震郡國為使者故謂之使君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

時有所寬以明恩貸貸猶假也言饒假之令盡死力勝之壯其

言誓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

都尉

鄭寬中元帝時為博士使行風俗時益州刺史王尊

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服其威信寬中舉奏

尊治狀遷為東平相

後漢杜喬順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巡察兗州表奏太

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

馬日磾獻帝時為太帝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

辟孫策表贈懷義校尉

趙岐為太什興平初衛將軍董承表遣岐使荊州督

祖暉時北海孫嵩亦寓於荊州刑州牧劉表不爲禮
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其爲青州刺史

宋孔默之玉歆之文帝元嘉中俱兼散騎常侍巡行
四方上宣威將軍陳南頻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
平姦盜止息彭城內史魏恭子廉恪修慎在公忌私
安約守儉允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治政寬濟遺詠
在民前嗣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民思其政山桑令
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堅應加褒賚以勸于後乃進
元德號寧朔將軍恭子賜絹五十疋穀五百斛浦熙
國道各賜絹三十疋穀二百斛

沈演之元嘉中爲揚州治中從事史時東土饑文帝
遣演之巡行所在演之上表曰宰邑敷政必以簡惠
成能莅職闡治務以利民著績故王煥見紀於前叔
卿流稱於後竊見錢塘令劉真道餘杭令劉道錫皆
奉公卹民恪勤匪懈百姓稱詠訟訴希簡又剪凶非
屢能擒獲災水之初餘杭高隄隳壞洪流迅激勢不
可量道錫躬先吏民親執板築塘旣還立縣邑獲全
經歷諸縣訪覈各實並爲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
帝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眞道爲步兵校尉

梁樂詢宋孝武孝建中爲散騎常侍巡行風俗時吳

郡錢塘人褚伯玉有高世行隱於剡之瀑布山三十年詢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

隋梁子恭開皇中爲使者至齊州以別駕趙軌考績連最狀上高祖嘉之

宇文弼仁壽中爲刑部尚書巡省河北引儀同郭詢爲副

十弘爲吏部尚書持節巡撫山東以邢州刺史陳穎理行爲第一高祖嘉歎優詔夷揚

唐劉祥道太宗貞觀中爲巡察使時幽州司馬蔣儼以善政爲祥道所薦爲會州刺史

韋損爲司勳郎中山劍黜陟使薦鳳州刺史嚴震理行爲山南第一

閻立本高宗朝爲河南道黜陟使時汴州判佐狄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

李大亮爲劍南巡察大使李義府祖爲梓州射洪縣丞因家於永泰大亮以義府善屬文表薦之對策擢第補門下省典儀

薛元超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兗州瑕丘人徐彥伯以

文章擅名元超表薦之對策擢第

周興則則天天授中為江南道宣勞大使表薦隱士

史德義徵拜朝散大夫守正議大夫

張修憲長安中為河東採訪使蒲州倚氏人張嘉貞

為平鄉丞坐事免歸鄉里脩憲薦嘉貞才堪憲官請

以已之官秩受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

以臣草策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

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

遽令卷簾與語

又云嘉貞自平鄉丞免歸鄉里布悅還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

張修憲以御史出使還次蒲州使務有不決者意頗

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客乎驛吏以嘉貞對修憲召相

見咨以使其事積時疑滯應之莫不豁然乃命草表又

出其意外它日則天以問修憲修憲具以實對因請

以已官讓與之

路敬潛中宗神龍初為河南道巡察使以青州長史

劉允濟為吏清白稱薦之

韓朝宗玄宗開元中為按察使通州刺史李適之以

強幹見稱朝宗為特表薦之擢拜秦州都督

劉知柔開元中為河南道巡察使奏陳州刺史韋嗣

立汝州刺史崔白用兗州刺史韋元珪亳州刺史蕭

憲濮州刺史侯莫陳渙宋州刺史崔慎先汴州長史

縣令鄭博淄川縣令封措汴州陳留縣令鄭韜光豫州汝陽縣令明琇鄆城縣令薛昭徐州彭城縣令薛惟悌符離縣令綦母頎蘄縣令朱庭瑾滕縣令劉無玷宋州廩陵縣令崔昭鄭州新鄭縣令李光彥汝州郟城縣令張紹貞濮州濮陽縣令尹子正范縣令賀遂詳齊州亭山縣令趙懷敬青州臨淄縣令元孝問海州東海縣令元駿沂州臨城縣令徐嶠泗州連水縣令夏侯道等清白可陟之狀

李希言至德初為江東採訪使肅宗即位急於軍務諸道廉使隨才擢用時元載避地江左希言表載為

介拜祠部員外郎遷洪州刺史

李希卿代宗永泰中為吏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奉命

江南江淮宣慰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時孔

巢父隱於徂萊山希卿薦授左衛兵曹參軍

趙贊永泰中為黜陟使薦處士陳郡袁經授試校書

郎

劉晏大曆中為鹽鐵轉運使薦越州人孔述睿有顏

閔之行游夏之學授太常寺協律郎

柳載德宗建中初為黜陟使以潤州刺史馬炫清白

聞徵拜右庶子

李行修穆宗長慶中爲宣撫使至楚州舉費冠卿鄉
之至孝

舉劾

天節垂文著之於星曆皇華遣使垂之於風什故王
者擇彼髦雋付之旌節俾循行郡國以采謠俗者焉
乃有竭忠亮之誠勵方正之操彰善瘴惡威震於列
城邁疆撫弱惠綏於黎庶職修事舉人無間言允所
謂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矣

漢蓋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
後漢周舉爲諫議大夫順帝永和六年詔遣八使巡
行風俗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

杜喬爲信中漢安元中以喬守光祿大夫使詢察兗
州奏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崔瑗等
贓罪千萬以上讓卽大將軍梁冀季父官瑗皆冀所
善

張綱爲御史漢安元年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
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刺史二
千石以驛馬聞威惠清忠各振郡國號曰八雋
雷義爲守灌謁者使持節都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
長坐者凡七十人

弟五種桓帝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

害王公府有清詔負以承詔使也廉察也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

免甚眾棄官奔走者數十人

范滂舉孝廉光祿四行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時

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

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

賊汚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復為

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

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所疑

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

豈以汗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

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

道以清若臣言有二當受顯戮史不能

晉桓彝為散騎嘗侍時吳郡大饑郡守鄧攸表賑貸

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彝與虞駿慰勞饑人觀聽

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

宋王鎮之晉末為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

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奏符旨鎮之依

事糾奏

後魏賀悅道武時封鉅鹿侯與北侯新安同持節行

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顥等皆伏罪州郡肅然
崔光孝文時以散騎嘗侍兼侍中爲陝西大使時華
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雪在
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
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游肇以散騎嘗侍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
罰分明

源懷爲車騎人將軍持節巡行北邊時賀若文于勁
勢傾朝野勁兄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爲汝野鎮將頗
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卽劾祚免
官懷朔鎮將元尼湏與懷有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
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
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
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湏揮淚
而已無以對之懷旣而表劾尼湏其奉公不撓皆此
類也

于忠宣武時以太府卿使持節兼侍中爲西道大使
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賊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
陽固爲治書侍御史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逃走劾
常農太守和詔亮馳駟安撫亮至劾晒處以大辟勞

賈綏慰百姓帖然

高恭之字道穆爲御史正元中出使州刺史李世哲卽尚書令崇之子貴盛一時多有非法逼貞民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將堠上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發其贓貨具以表聞

北齊趙郡王獻爲河北巡省大使冀州治中羊肅以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

隋柳彧爲治書侍御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史贓污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高祖嘉之賜絹布二百疋氍三十領拜儀同三司

唐唐儉武德中爲工部尚書并州道安撫大使先是并州總管季仲文與突厥通謀率胡騎直入京師高祖聞之遣皇太子建成鎮蒲州以備之又令儉安撫太原權廢并州總管府追仲文入朝儉密奏太原沙門志覺死經十日而蘇言多妖妄謂仲文曰公五色光見有金狗自衛仲文答曰關中十五邑上無事雒陽亢陽不雨穀食騰湧天意人事表裏可知若爲計今其時也高祖固疑之及儉使至又言於高祖曰仲文信惑妖邪自應識及言有龍附已卽於汾州置龍游府又娶陶氏之女以應桃李之歌謠事可汗甚得

其意可汗謂仲文曰我當以爾爲回可汗令據河北之地又在州黷貨狼藉高祖於是令裴寂陳叔達蕭瑀等推治之事皆有驗

孫伏伽爲大理卿貞觀二十年太宗遣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以澄清爲務多所貶黜舉奏及使者還詣闕稱寃者前後相屬因令褚遂良一其類具狀以聞太宗親自臨決牧宰已下以能官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以下及免黜者數百千人

顏真卿玄宗天寶中爲監察御史充河東朔方試覆屯交兵使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

元稹爲監察御史憲宗元和四年奉使東蜀劾奏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擅籍沒塗山甫等八十八戶田宅一百一十一所奴婢二十七人稅外徵草四十一萬五千束錢七千貫米五千石勅旨田宅奴婢却還本主其已貨賣亦贖今還稅外所徵配並禁斷其見任刺史各罰兩月俸料仍書下考

李行修穆宗長慶二年爲宣撫使至泗州舉刺史李宜臣之賊犯時以爲奉使得人

罔俟終日或徵古義而求勝或引時事以為優緩頰
 抵掌殆乎燥吻雖論難之鋒起必逆折而響從至于
 譚戲之間猶存去就之分又乃宣威殊俗漸以身教
 昭示忠信指陳禍福革其倔強之心誘以嚮慕之道
 苟非大雅端方博達慷慨之士或取辱焉蓋使平之
 任斯為難矣

漢隋何為謁者時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

至虞今宋州虞城縣是也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下

事者謁者隋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能為

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

天下可以萬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

南至大宰主之淮南大宰三日不得見何因說太宰

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強以漢為弱此臣之所為

使此事正是臣所為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

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

質質也言伏於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大宰迺言之王

王見之隋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

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何

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向而臣事之必以楚

為強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牌墻版也以

形勝元龜 敘辯一 卷之六 百五十九

為士卒先大王宜悉也淮南之衆身自將為楚軍前

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

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

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掃者為盡舉之今撫萬人

之衆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歛手曰拱言

成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舉

也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是

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

負加也加于身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

特以戰勝自強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

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

梁在楚深入敵國八九百里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

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

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

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不足者使楚兵勝漢則諸侯

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

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

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

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

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仗劍而歸漢王

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

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

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在淮南王所也方急

責布發兵隋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

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構結也言皆楚之事

已結成也獨可遂殺楚使母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

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

陸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各有口辯時人皆謂其口辯居左

右嘗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

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魑結箕踞見賈音魑

椎結讀曰髻椎髻者一析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賈因說

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

天性棄冠帶背父母之歸無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欲以區區之越與

天子抗衡為敵國區區小貌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正亦

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分關據咸陽項籍背約

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強矣然漢王起

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

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

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

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

歛辭一

北面稱臣郊迎謂出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集猶屈成也

疆於此屈強謂不柔服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塚墓夷

種宗族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即越

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言其易于是佗乃蹶然起坐蹶坐

驚起之貌也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

後漢陳遵初為更始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

使匈奴單于欲脅詘遵遵陳利害為言曲直單于大

奇之遣還

蜀費禕先主時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

啁無方諸葛格羊衡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

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

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

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甚器

之乃以手中嘗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才何

以堪明命然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六王勉

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董恢字休緒為宣信中郎將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

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

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

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防慮于此豈所謂貽厥孫

孫

冊府元龜 奉使部 卷之百五十九 五

謀乎禕愕然四顧不能卽答恢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于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疆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繇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

伊籍字機伯東使于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事無道之君勞乎籍卽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鄧芝爲尚書使吳孫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欸乃當爾邪

宗預字德豔爲諸葛亮丞相參軍亮卒吳慮魏或乘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嘗預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盡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後

為屯騎校尉復東聘吳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
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
遺預大珠一斛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
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
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
李密字令伯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
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群臣汎論道義謂願為人弟
密曰願為人兄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
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

吳鄭泉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
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
殿下託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
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
備甚慙慙

陳化為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時
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
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
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
是以文王能興于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辭使畢當
還禮送甚厚大帝以化奉命光國拜犍為太守置官

屬

沈珩爲西曹掾文帝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譚語終日珩隨事嚮應無所屈服

趙咨爲中大夫使魏文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几器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文帝善之又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豫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頗載使魏北人敬異太帝聞而嘉之拜騎都尉

紀陟爲光祿大夫後主遣陟與中郎將弘璆如魏陟
璆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
旣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
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爲之者矣布大慙旣至
魏帝見之使僉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
帝臨軒百僚陪位御膳無恙晉文帝饗之百僚畢會
使僉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
西主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
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
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
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
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
風寒亦數處耳文帝善之厚爲之禮

張儼使晉車騎將軍賈克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
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

晉張淳愍帝時爲涼州牧張駿治中從事初駿遣傳
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淳稱藩于
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悅雄又有憾於南氏楊初淳因
說曰南氏無狀屢爲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
國并勢席卷三秦東清許維掃氛燕趙拯二帝梓宮

於平陽反皇輿於維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先人之大耻解衆庶之倒懸日晏忘食枕戈待旦以瑯琊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徃與六郡避之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瑯琊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

俞歸爲侍御史使涼州拜張重華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爲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而不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嘉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于戎狄不從此

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狄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子失問也曰吾又聞之有殊勲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爲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涼州牧張駿遣參軍王騰聘于前趙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欵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騰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而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嘗如今日可也若政教延遲尚未能察邈者之變况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前涼韓博爲張天錫從事中郎與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于晉大司馬桓溫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彞嘲之彞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

前秦闢負梁殊俱爲符生征東符柳叅軍生聞涼州
張祚見殺玄靚幼冲命負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
至姑臧玄靚年幼冲不見殊等其涼州牧張瓘謂負
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
君等何爲而至負殊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
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
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于天地
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
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有何怪乎瓘曰羊陸一時
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二若
與符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
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
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又
命去之淪絕已久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
神筭無方鑿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西衆旅非秦
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雅旨孰若遠蹤竇融
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享遐祉
乎瓘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
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殊
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姦詐秦以義信豈可同

年而語哉張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况也權曰秦若兵彊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爲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彊燕納款八州順軌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于西河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機而發者止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施恐涼州弗可保也權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域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况自固秦何能爲患負殊曰貴州險塞孰若峭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瑯杜洪因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虎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稽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蓋追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爲秦之西藩權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河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

汚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權曰古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直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彊平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聞強識探賾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符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贍鬱爲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秘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驍勇多權畧攻必取戰必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鄒羗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嘗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畧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于崑谷濟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襄

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權歎曰此事決之至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係見機之義實在君公瓘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靚遣使稱藩王因其所稱而授之

後秦張構與梁裴爲姚興使燉煌拜沮渠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時興亦拜秃髮僭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裴等曰僭檀上公之位而身爲後者何也構對曰僭檀輕狡不仁款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歸善卽叙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勲高一時當入諸鼎味切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雒元勲驍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竇融慤勤固讓不欲居故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卽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海構曰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受拜

南涼麴梁明爲秃髮利鹿孤記室監利鹿孤旣紹兄位使梁明聘于段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啓運功高先

世宜爲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日有子羗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歲幼金霍夾輔雖嗣子幼冲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梁明日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系已爲是紹見爲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

關尚爲僞檀叅軍姚興遣使拜僞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僞檀以興之盛又密圖始臧乃去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尚聘于興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檀與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勅寇南則逆羗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

史嵩爲僞檀西曹從事時姚興署僞檀車騎將軍涼州刺史僞檀遣嵩聘于興興謂嵩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嵩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彝倫之嘗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何從得之嵩

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狽者實繇車騎兄弟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戎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自收大利乃知妙筭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騎都尉

南燕韓範仕慕容超超母妻先在長安爲後秦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超因降尊號遣範使於興及至長安興謂人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欵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人也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西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冲便至於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繇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于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沛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于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叙

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辨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况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韓範承間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時慕容凝自梁父奔于姚興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之帝王嘗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

張華爲慕容超僕射超以母在姚興所遣華與給事中宗王元入長安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延華入燕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興廢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成功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兆此其驗乎興怒曰昔齊楚競人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旣遣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

宋張祿仕晉爲瑯琊王郎中嘗使苻堅在陛下以手

障額看堅堅問曰視天子不過被被交領也卿何慢朕答

曰臣在南中間長安氏爲人主謂陛下頭上有角堅大笑

南齊明僧暲初仕宋孝武大明中再使後魏于時新誅司空竟陵王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耶答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昨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

司馬憲爲殿中郎口辯有才地使魏見稱于北

崔慶遠朱選之俱爲豐城縣公遙昌征虜叅車海陵王建武二年後魏孝文攻壽春遣使呼城內人遙昌遣慶遠選之詣孝文慶遠曰於蓋飄飄遠涉淮泗風塵慘烈無乃勞止孝文曰六龍騰躍儵忽千里經途未遠不足爲勞慶遠曰川境旣殊遠勞軒駕屈完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孝文曰故當有故卿欲使我含暇依違爲欲指斥其事慶遠曰包荒之德本施北政未承來議無所含暇孝文曰朕本欲有言會卿來問齊主廢立有例不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中興克昌豈惟一代主上與先武帝非唯昆季有

同魚水武皇臨終託以後事嗣孫荒迷廢爲鬱林功
臣固請爰立明聖上逼太后之嚴令下迫群臣之稽
顙俯從億兆踐登皇極未審聖旨獨何疑怪孝文曰
聞卿此言殊解我心但哲婦傾城何足可用果如所
言武帝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皆伏管蔡
之誅其餘列藩二十餘國內列清階外典方牧哲婦
之戒古人所惑然十亂盈朝寔惟文母孝文曰如我
聞靡有孑遺卿言美而乖寔未足全信孝文又曰雲
羅所掩六合宜一故往年與齊武書言有今日之事
書似未達齊主命也南使旣反情有愴然朕亦休兵
此段猶是本意不必專爲問罪若如卿言便可釋然
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奇兵今旨欲憲章
聖人不失其美豈不善哉孝文曰卿欲爲朕和親爲
欲不和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蒼生再賴不和則
二國交惡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錄聖衷孝文曰朕
來爲復遊行鹽境此去雒都率爾便至亦不攻城亦
不伐塢卿勿以爲慮孝文設酒及羊炙雜果又謂慶
遠曰卿主旣黜凶嗣不違忠孝何以不立近親如周
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答曰成王有亞聖之賢
故周公得輔而相之今近藩雖無悖德未有成王之

賢霍光亦捨漢藩親而遠立宣帝孝文曰若爾霍光
 自爲君當復得爲忠臣不慶遠曰此非其類乃可宣
 帝立與不立義帝云何皇上豈得與霍光爲匹若爾
 何以不言哉正哉謝何意不立微子而輔之苟貪天
 下孝文大笑明日列軍向城東遣道登道人進城內
 施衆僧絹五百疋慶遠選之各袴繒絡帶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六

敏辯第二

梁徐陵爲湘東王記室兼通直散騎嘗侍使魏魏人
 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
 當繇徐嘗侍來陵卽答曰昔王肅至北魏始制禮儀
 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叔大慙

後魏燕鳳初爲道武代王佐長史時前秦苻堅遣使牛恬朝貢令鳳報之堅問鳳代王何如人鳳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雄主嘗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鋼甲利器敵弱則進強卽退走安能并兼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而北方所以嘗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爲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可爾說馬大多是虛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嘗大集畧爲蒲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

秦玉漢子儀有筭畧道武將圖慕容垂以儀觀之垂問儀道武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正爵稱代王東與燕世爲兄弟儀之奉使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修文德欲以兵威自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李孝伯大武時爲建義將軍真君末車駕南伐將出彭城宋文帝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

馬文恭率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
執其隊主蒯應宋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
王義恭率衆赴彭城帝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
遣送蒯應至小市門宣詔勞問義恭等并遣自陳蕭
城之敗義恭等問應魏帝來與不應曰自來又問今
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
十餘萬駿遣人獻酒二器其蔗百挺并請駱駝帝明
旦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
對孝伯孝伯遥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
也暢曰君何得見識李孝伯曰旣涉北境何容不識

問孝伯曰君復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
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敵主上有詔詔太尉安北可
暫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彭城何爲勞苦將士城
上嚴備今遣暢送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
正可施於彼國何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
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萬國率土
之濱莫敢不臣縱爲鄰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鄰國
之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門絕橋暢曰二王
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
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

場克日交戰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嘗事宜當以法裁物何用廢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何以此相矜暢曰侯王設險何但法令而已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鬪人不鬪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嘗何爲杜塞絕橋之意義在何也且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貝思者嘗至京師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行塗有勞李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其知思答緣共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旣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蒲桃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敬曰魏帝知欲垂見嘗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覲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耳蔗百挺孝伯曰又有詔太尉安北从絕南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者當爲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來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

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也孝伯大笑曰今日白賊似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王貴遠啓聞爲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哺不謂鄰國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爾鄰國彌應盡恭且賓主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孝伯曰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人忽忽無待賓調度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掌人誠知非江南之選近於汝陽被九槍落在殷水我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暫出尋自令反豈復苟留一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何至如此帝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鼓孝伯曰各有所宜曰鹽是食鹽主上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味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作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問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

人暢曰魏帝久爲往來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十疋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爲著屨君而著此將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孝伯曰永昌王自頃嘗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亦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首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嘗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鄒山之險彼之所馮前鋒始得接手雀邪利便爾入宄將士倒曳出之主上丐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怨言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其北人故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水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筭但因夜回歸致戎馬驚亂耳我家縣瓠小城陳憲小將魏帝傾國攻圍累旬不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一旅始濟融水魏國君臣奔敗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亦使

崔邪利撫之而已今雖陷沒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之師而制一崔邪利乃復言是也近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迎之耳文恭謂前以三隊出還走彼大營稽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卹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平加撫養而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無相捍拒此自上繇太尉神筭次在武陵聖略軍國之要雖不豫聞然用兵有機間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藉此虛談支離相對可謂道辭知其所窮且主上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辰步南寧若辦城固不待攻圍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當南欲飲馬江湖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魏帝遂得飲馬長江便爲無復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實唯人化飲馬長江豈獨天道暢將還城謂孝伯曰真蕩定有期相代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與二王面縛請罪不暇爲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嘆帝大喜進爵宣城公李彪孝文時爲散騎嘗侍使於南齊齊遣其王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乃辭樂及坐彪曰齊主旣賜燕

樂以勞行人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自喪禮廢替於
茲已久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喪除之
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裳猶以素服從事裴謝在
北固應具此我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辭樂之事
向以不異請問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
孝文踰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報
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爲
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群議
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朞可謂亡禮之禮繪言大
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爲曠代之制何關
許人繪言百官摠已聽於冢宰萬機何慮於曠彪曰
我聞載籍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覽其事三王
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五霸臣過於君故事決於下
我朝官司皆五帝之臣主上親覽益遠軌軒唐彪將
還齊武帝親謂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閒
暇後歲復來遊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不彪
答言使臣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
齊武泫然曰清都可邇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
闊朕當以殊禮相送遂親至瑯邪城登山臨水命群
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

奇其謬

許赤虎涉獵經史善嘲諷孝文延興中為著作郎使江南應對敏捷雖言不典故而南人頗稱機敏滑稽東魏李諧為衛將軍梁武求通和好朝廷盛選行人以諧兼散騎嘗侍為聘使主諧至石頭梁遣其主客郎范肯當接諧問肯曰主客在郎官幾時肯答曰我本訓胄虎門適復今任諧言國子博士不應左轉為郎肯答曰特為應接遠賓故權兼耳諧言屈已濬務誠得事宜繇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轉肯答曰自顧菲薄不足對揚盛美豈敢言屈肯問曰今猶尚暖北間當小寒於此諧答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肯曰所訪鄴下豈是測影之地諧答曰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肯曰雒陽既稱盛美何事遷鄴諧答曰不嘗厥邑于茲五邦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所怪肯曰殷人否危故遷相耿貴朝何為而遷諧答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俟於隆替肯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雒無乃自害也有口之說乃是排諧亦何足道梁武親問諧曰魏朝人士德行四

科之徒凡有幾人諧對曰本朝多士義等如林文武
賢才布在列位四科之美非無其人庸短造次無以
備啓梁武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魏雖人物之盛豈得
頓如卿言諧曰愚謂周稱十人本舉佐命至於濟濟
多士實是文王之詩皇朝廊廟之才足與周人有競
梁武曰若爾文足標異武有冠絕者便可指陳諧曰
大丞相渤海王秉文經武左右皇極畫一九州縣衡
四海錄尚書汝陽王元叔昭尚書令元世雋宗室之
秀縮政朝端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高隆之並時
譽民英戮力禪輔侍中高岳侍中孫勝勳賢忠亮宣
贊王猷自餘才美不可具悉梁武曰故宜輔弼幼主
永固基業深不可言江南稱其才辯又梁使陸晏來
聘諧郊勞過朝歌晏曰殷之頑民正應在此諧曰永
嘉東遷盡歸江東

北齊李繪初仕後魏武定初兼通直散騎嘗侍爲聘
梁使至梁武帝問繪高祖今在何處繪曰今在晉陽
肅遏邊寇梁武曰黑獺若爲形容高祖作何經畧繪
曰黑獺游魂關右人神厭毒連歲凶災百姓懷土丞
相奇畧不世畜銳觀釁攻昧取亡勢必不遠梁武曰
如卿言極佳與梁人汎言氏族表狎曰未若我本出

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
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

後周杜杲太祖時爲司倉上士時陳文帝質子安成
王頊在後梁梁平頊歸長安帝欲歸之乃使杲使陳
陳人於是以魯山歸我帝乃拜頊柱國大將軍詔杲
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
之惠然不還彼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
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
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
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爲此也若肯侔魯山固

當不貪一鎰况魯山梁之舊地梁卽本朝藩臣若以
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嘗之士易已骨肉
之親使臣猶爲不可何以聞諸朝廷文帝慙恧久之
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有加嘗禮及杲還命引
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嘉之後爲車騎大將
軍時陳將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督元定等援之與
陳人交戰我師不利元定等沒自是連兵不息東南
騷動高祖患之乃授杲御正中大夫使於陳論保境
息民之意陳宣帝遣其黃門侍郎徐陵謂杲曰兩國
通和本欲救患分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若曰陳

主昔在本朝非慕義而至。上授以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禮。將送。遂主社稷。孰謂非恩。郝烈之徒。邊民狂狡。曾未執德。而先納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圖吞噬。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竊邑叛亡。郝烈一百許戶。脫身逃竄。大小有異。豈得同年。而語乎。杲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既以爲恩。衛公共元定。渡江孰云非怨。計恩之與怨。亦足相嘗。杲曰。元定等軍敗身囚。其怨已滅。陳主負宸馮王。其恩猶在。且怨繇彼國。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乃笑而不答。杲因謂之曰。今三方鼎立。各圖進取。苟有釁隙。實啓敵心。本朝與陳日敦鄰睦。輜軒往反。積有歲年。比爲疆場之事。遂爲仇敵。構怨連兵。畧無寧歲。鷓蚌狗兔。勢不俱全。若使齊寇乘之。則彼此危矣。孰與心忿悔禍。遷慮改圖。陳國息爭桑之心。本朝弘灌瓜之義。張旃拭玉。修好如初。共爲犄角。以取齊氏。非唯兩主之慶。實亦兆庶賴之。陵具以聞。陳宣帝許之。遂遣使來聘。

唐鄭元璫武德中爲鴻臚卿時突厥寇并州高祖令元璫克使招慰突厥從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精騎

數十萬填映山谷及見元壽責中國違背之事元壽
隨機應對竟無所屈因數突厥背誕之罪突厥大慙
不能報元壽又謂頡利曰漢與突厥其俗各異漢得
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
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早收兵馬遣使和
好國家必有重賞幣帛皆入可汗免有劬勞坐受利
益大唐初有天下卽與可汗結爲兄弟行人往來音
問不絕今乃捨善取怨違多就少何也頡利納其言
卽引還太宗致書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結和遂使
邊亭息警烽火不燃和戎之功豈唯魏絳金石之錫

故當非遠

相望立獎貞觀中爲司農丞使高麗初至平壤蓋蘇
文已率兵破新羅兩城其王遣使召之及將兵還國
玄獎謂蘇文曰主上令高麗罷兵勿擊新羅玄獎銜
命而來正爲此耳蘇文曰高麗新羅怨隙已久往者
隋室相侵新羅乘釁奪地高麗五百里城邑新羅皆
據有之自非反地還城此兵恐未能已玄獎曰旣往
之事焉可追論至如遼東諸城舊並中國郡縣高麗
今必求本地中國亦須復疆宇國家尚且不言高麗
豈得違命蘇文竟不從

蕭昕代宗大曆初爲國子祭酒使廻紇廻紇恃功庭
詰昕曰祿山思明之亂非我無以佐定唐國奈何市
馬而失信不時歸價衆皆失色昕答曰國家自平寇
難賞功無絲髮之遺况鄰國乎且僕固懷恩我之叛
臣乃者爾助爲亂聯西戎而犯郊畿及吐蕃敗走廻
紇悔懼稽顙乞和非大唐存念舊功則當匹馬不得
出塞矣是廻紇自絕非我失信廻紇慙退加禮

盧羣德宗貞元中爲兵部員外郎時淮西節度吳少
誠擅開決刁洧等水漕輓漑田遣中使止之少誠不
從命又令群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渠大利於人羣曰
爲臣之道不合自專雖便於人湏俟君命且人臣湏
以恭恪爲事若事君不盡恭恪卽責下吏恭恪固亦
難矣凡數百千言論以君臣之分忠順之美少誠乃
從命卽停工役群聰博有口辯好談論與少誠言古
今成敗少誠歎伏之少誠又與群唱和賦詩自言以
及側嘗蒙隔在恩外群醉復歌詩曰祥瑞不是在倉
米飯太平湏得邊將忠臣衛霍忠誠奉主貔虎十萬
一身江河潛注息浪蠻貊款塞無塵但得百僚師長
肝膽不用三軍羅綺金銀少誠大感悅

劉元鼎穆宗長慶初爲大理卿使吐蕃路經河州見

其都元卽尚書令尚騎必兒云迴鶻小國也我以丙申年踰磧討逐去其城郭二日程計到卽破滅矣會我本國有喪而還迴鶻之弱如此而唐國待之厚於我何哉元鼎云迴鶻於國家有救難之勲又不曾侵奪分寸土地豈得不厚乎

梁李振唐末爲太祖宣義節度副使天祐初太祖召振謂曰青州王師範來降易歲尚處故藩今將奏請徙授方面其爲我馳騎以慈意達之振至青州師範卽日出公府以節度觀察二印及文簿管鑰授於振師範雖已受代而疑撓特甚屢揮泣求貸其族振因

以功還諭之曰公不念張繡事耶漢末繡屢與曹公立敵豈德之耶及袁紹遣使招繡賈詡曰袁家父子自不相容何能主天下英士曹公挾天子令諸侯其志大不以私讎爲意不宜疑之今梁王亦然豈以私怒害忠賢耶師範泐然大悟翌日以其族西遷太祖乃表振爲青州留後未幾徵還

後唐李嚴爲客省使奉使于蜀時爲樞密使宋光嗣召嚴曲宴因以近事訊於嚴嚴對曰吾皇前年四月卽位於鄴宮當月下鄆州十月四日親統萬騎破賊中都乘勝鼓行遂誅汴孽僞梁尚有兵三十萬謀臣

猛將解甲倒戈西盡其涼東漸海外南踰閩浙北極
幽陵牧伯侯王稱藩不暇家財入貢府實上供吳國
本朝舊臣岐下先皇元老遣子入侍述職稱藩淮南
之君早辭厚貢湖湘荆楚抗越甌閩異貨奇珍府無
虛月吾皇以德懷來以威款附順則溷之以恩澤逆
則問之以干戈四海車書大同非晚光嗣曰荆吳卽
余所未知唯岐下宋公我之姻好洞見其心反覆多
端專謀跋扈大國不足信也似聞契丹部族近日稍
強大國可無慮乎嚴曰子言虜之強盛孰若僞梁曰
比梁差劣也嚴曰吾國視北虜如蚤虱耳以其無害
不足把搔吾朝良將勁兵布列天下彼不勞一郡之
兵一較之衆則懸首橐街盡爲奴虜但以天生四夷
終難絕類不在九州之本未欲窮兵黷武故也光嗣
聞嚴辯對畏而奇之

姚坤爲供奉官先是契丹阿保機浮貯亂華之志欲
收兵大興慮渤海踵其後一年舉軍衆討渤海之遼
東令禿餒盧文進據營平等州擾我燕薊明宗初纂
嗣遣坤齎空函告哀至西樓屬阿保機在渤海又徑
至慎州崎嶇萬里旣謁見保機延入窮廬保機身長
九尺被錦袍大帶垂後與妻對榻引見坤坤未致命

保機先問曰聞爾漢土河南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年四月一日雒城軍變今凶問至矣河北總管令公比爲魏州軍亂先帝詔令除討旣聞內難軍衆離心及京城無主上下堅册令公請主社稷今已順人望登帝位矣保機號咷聲淚俱發曰我與河東先是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吾兒也近聞漢地兵亂點得甲馬五萬騎比欲自往雒陽救助我兒又緣渤海未下我兒果致如此冤哉泣下不能已又謂坤曰如今漢土天子初聞雒陽有難何不急救致令及此坤曰非不急切地遠阻隔不及也又曰我兒旣無當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坤曰吾皇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部精兵三十萬衆口一心堅相推戴違之則立見禍生非不知稟天皇王意旨無奈人心何其子突欲在側謂姚坤曰漢使勿多談因引左氏牽牛蹊田之說以折坤坤曰應天順人不同匹夫之義只如天皇王初領國事豈是強取之耶保機因曰理當須此我漢國兒子致有此難我知之矣聞此兒有宮婢二千樂官千人終日放鷹走犬耽酒嗜色不惜人民任使不肖致得天下皆怒我自聞如此嘗憂傾覆一月前已有人來報知我便舉家斷酒解放鷹

大休罷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千人非公宴未嘗妄
舉我若所爲似我兒亦應不能持从矣自此得以爲
戒又曰漢國兒與我雖父子亦曾彼此讎掣俱有惡
心與爾今天子彼此無惡足得歡好爾先復命我續
將馬三萬騎至幽鎭已來與爾家天子面爲盟約我
要幽州令漢兒把捉更不復侵汝漢界又問漢家收
得西川信否坤曰去年九月出兵十六日收下東西
兩川得兵馬二十萬金帛無筭皇帝初卽位未辦送
來續當遣使至矣保機欣然曰聞西川有劔閣兵馬
從何過得坤曰川路信險然先朝收復河南有精兵
四十萬騎但通人行處便能去得視劔閣如平地耳

冊府元龜